



周禮集說卷之十

冬官考工記

吳興後學前谿陳

友仁君復

編

鄭氏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冬官司空老象冬所立官冬
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室家使
民無空者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
室車旗器械監百工司空之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
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 賈氏疏曰周衰諸
侯將踰法度惡典籍之害已皆滅去之司空一篇其亡
已久有人遵習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
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故遭秦焚書有

韋氏裘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為序致首尾相承總有六段見後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歟音預或如字執音勢辨皮莧疏曰此一段言百工之職重在六職之內國有六職即王公以下是百工於六者之中居其一也鄭敬仲曰自王公以至婦功凡六職而獨云百工與居一焉者考

工記主百工言疏曰論道即周官云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已鄭氏曰作起也鄭敬仲曰謀於始坐而論道即繼之以作而行之者推其所論之道而行之見於事業者也雜說天下之事不難於所行而難於所論論之者在上行之者在下王公坐於廟堂都俞吁咈一言之出應若影響未
有論之不當而行之不悖於禮者也人君欲建長久之策必先謹股肱之臣鄭氏曰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皆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謂金木水火土也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王氏曰

一八 周禮卷之十
一
飭五材若飭木而為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劔
削之屬飭土而為甌甑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
成乎衆材之屬辨民器若為輪則辨其人之安危為庇
則辨其地之堅柔為劔則辨其土之上下也鄭氏曰辨
物貴為珍物殊為異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資故
必有以懋遷其所無也 疏曰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
王氏曰治絲為帛治麻為布皆婦功之所成 雜說曰
公當為三公不然則為王者之公耳 疏曰士大夫即
設官分職治職教職之等 王氏曰王公尊而為道故
無為而逸士大夫卑而事事故有為而勞 鄭敬仲曰
考工必及王公士大夫之職何也蓋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故也後有為彭更之言者謂無事而不可食豈
知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者乎有如許子之言者謂賢
者必與民並耕而食豈知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豈
必自為而後用之乎 疏曰大宰云百工飭化八材商
賈阜通貨賄三農生九穀嬪婦化治絲枲行曰商坐曰
賈旅賈也 王氏曰六職之序王公制法以示百工者
也士大夫行法以治百工者也商旅通財以資百工者
也農夫長財以養百工者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者也
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百工之上商旅農婦功之事在
百工之下焉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
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

主故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
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
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之辨器用所謂法守也惟其上
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下有法守而工
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
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
屬之以官乎 又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然則
無君子何以治野人哉故六職先以王公士大夫焉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然則無野人何以養君子
哉故六職成之以工商農婦功焉本在上末在下在上
者無為而執要在下者有為而治詳無為者精於道也

有為者精於物也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
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
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
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粵音越鑄音博燕音烟函戶南反廬戶吳反夫人並音扶

疏曰此一段言四國人皆能此四事故不須置國工言
工之不可缺於中國 鄭氏曰鑄田器也詩云庠乃錢

鑄又云其鑄斯趙粵地塗泥多草蕨而山出金錫鑄冶

之業田器尤多函鎧也孟子曰函人唯恐傷人燕近強

胡故皆習作甲冑廬謂矛戟柄竹櫛柶蓐多細木故善

作矜秘胡今匈奴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

皆知為弓車 王氏曰古者處工於官府段氏為鑄函
人為甲廬人為廬器弓人車人為弓車此四國所謂無
者非無其器也無其工也官府無其工夫人皆能故也
蓋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然後見所巧四國之人
皆能之故雖天下之良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
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知音智創初亮反爍始勺反

疏曰此一段言百工之事聖人創之

鄭氏曰創物謂

闔端造器物

鄭敬仲曰循規矩以為方圓循準繩以

為曲直以述其所作此百工之巧也

鄭氏曰守之世

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也百工之事無非聖人之所為
也凝堅也 王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
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
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知者創物巧者
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
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
栗氏之子常為量鳧氏之子常為鐘桃氏之子常為劔
函人之子常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

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以授之子况可得而
世耶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蓋百工之事雖形於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賾寓焉非
聖人降道觀象出象以觀器孰能作之哉故斷木為杵
掘地為臼則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則取諸睽
或為耒耜以取諸益或為網罟以取諸離為棟宇則取
諸大壯為棺槨則取諸大過其方圓奇偶曲直厚薄皆
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理寓焉形名能定而不可易
守分既明而不可亂豈淺淺者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
謂聖殆以此也夫鑠金凝土作為舟車皆聖人立法以

聖人立法以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
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
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
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
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
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如字反泐音勒舉音亦反音釋
疏曰此一段言工雖巧不得天時地氣材之美者則不
良鄭氏曰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不時不得天

時也鸚鵡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鸚鵡來巢傳曰書
所無也陸氏曰濟四瀆水鄭氏曰貉或為猿謂善
緣木之猿也汶水在魯北刀斤削劍去此地而作之則
不能使良也荆荆州也幹柘也可為弓弩之幹禹貢荆
州貢樵幹枯柏胡胡子之國在楚旁奇矢幹也天有
時以生以下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勅讀
如再勅而後卦之勅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火熱則然
王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寒暑在天運之以為
時者也故輪人斬陽木以仲冬斬陰木以仲夏弓人冬
折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皆所以因天時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剛柔燥濕在地化之以為氣者也若貢金

錫則責之楊貢柞幹則責之荆孤桐貢於徐漆京貢於
豫皆所以順地氣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得時以生得氣
以成及其成材則天地之美具焉若相幹則欲其赤黑
而鄉心陽聲而遠根筋之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測絲
沉之屬皆材之美者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而成就
實有資於巧者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為輪六材既具
巧者和之以為弓此皆工之巧也此四者相有以相成
無以相廢合而用之缺一不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
以為良若夫五方之土各有所偏五土之物各有所宜
自橘踰淮而北為枳以至貉踰汶則死此地道之化也
自鄭之刀以至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物性之宜也

自燕之角以至吳粵之金錫則物之有用者存乎材也
天有時以生殺則陰陽之所以運萬物也草木有時以
生死則有感於陰陽之運也石有時以泐盛暑而解散
也水有時以凝澤或以寒溫而融結也此天時地氣材
美之不同而工之巧當審焉故不言工巧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
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廔置車梓攻金
之工築冶鳥象段挑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
績鍾管慌刮摩之工玉抑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旋音括
又音博與音古栗音字鞞音運績音戶對音反篚音反
音在慌音莫黃音反柳音創筆音反旒音雨對音反篚
疏曰此一段言工之多少總數 鄭氏曰攻治也搏拍

也埴黏土也 王氏曰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
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
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 鄭氏曰事官之屬
六十此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
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
工聚焉者車為多

疏曰此一段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遂專據周所尚
言之直至篇終 鄭氏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
至質貴陶器龜大瓦棺是也 疏曰郊特牲云器用陶
匏是祭天地之器以陶為貴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

也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又舜陶于河濱 王氏曰聖人
立成器為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時
而已夏后氏繼舜猶以質為尚卑宮室而盡力溝洫而
尚匠人之職焉商王興禮樂而尚文以梓人為侯為荀
簠為欽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備矣以輿人為車其材
至備其工至多故尚輿 疏曰夫一車之中有輪人有
輿人有車人就職中仍有輪人是車之工最多以周所
尚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
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
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軾崇

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
等車謂之六等之數秘音秘地以氏反及音殊
酋在由反長並直亮反

鄭氏曰此所謂兵車也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
等之數法易之三才六畫 林氏曰易曰兼三才而兩
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備三才之道者莫如
車故有六等之數蓋之圓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
軫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而人之
道有仁義此車所以兼三才而兩之也 鄭氏曰軾輿
後橫木 王氏曰輪六尺有六寸軾崇三尺有三寸加
軾與鞮之七寸為四尺是軾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軾四
尺謂之一等自軾而上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秘

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於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於戈故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於戈故謂之五等首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戟故謂之六等鄭氏曰戈及矛戟皆插車轆杪猶柄也迺謂者戈於車邪倚也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首之言適也謂近也 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盾句之句之矣然後及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蓋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乃矢則乘車之人佩之圖說云車有六等戈崇於軫人崇於戈及崇於人戟崇

於及矛崇於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首矛之前首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及之前及建於戈與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軫則不與焉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也戈建而迺取止戈為武之意入必後其刃不以刃向國焉不及弓矢者以人佩故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樸屬反

屬章欲反戚音促轉音婢也大夫尔反
乘繩證反軛音只轉音卜又音僕

王氏曰車者周所尚輪者車所始所以特言之 鄭氏曰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 疏曰此已下云造輪有善

惡高下大小之宜也 鄭氏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 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以戚矣速

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圜甚易轉也 王氏曰輪之行以完又為固以蹙速為利 鄭氏曰已

大也甚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陲阪也 王氏曰輪過六尺六寸為太高人斯病於難登不及六尺六寸

為太卑馬斯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若登阪然 鄭氏曰兵車革路田車木路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

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其車之輪皆以馬大小為節也

六尺六寸之輪此車之高者也軛轂末也 疏曰軛崇

三尺三寸正當輪之中央故也 陳氏曰軛向輪之外

轂之小穿也軛亦謂輿也 疏曰軸上有伏兔即鞮也

伏兔尾後上載車軛軛上始有車輿則軸去地三尺三

寸上又兼軛及伏兔并七寸車輿去地總四尺也 鄭

氏曰田車又宜減焉 王氏曰輪之心為轂轂中橫截

者謂之軸轂末謂之制輿後一橫木謂之軛軸上伏兔

謂之鞮軛與鞮軛之長四尺得人長之半升降以此為

節焉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

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
敝三材不失職謂之穴望而眡其輪欲其慎爾而下也
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園也望其幅欲其
聖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
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
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齧則輪雖
敝不匡轂音谷牙音訝恒莫歷反園于權反剗色交反稱
尺正反易以波反疇音疇蚤音瓜綆音餅菑側吏

王氏曰夫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而察車自輪始此
古者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之所首也 鄭
氏曰三材所以為轂輻牙也斬之以時中冬斬陽木中

夏斬陰木和之調其鑿柄而合之 三山林氏曰夫材

美工巧然而不時則不可以為良故古者斬陽木於仲
冬斬陰木於仲夏此其時也三材既具而工不巧則亦
不足為良故巧者和之 王氏曰老子曰三十幅共一

轂輪心為轂轂中虛而有容故有取於利轉輻實輪而
湊轂故有取於直指牙則周圍轂輻為之外輳所以運
行故有取於固抱合是三者而為輪輪雖歷久而體弊

三材各處其所猶不失職是以謂之完也 林氏曰輪
之用义則不能無敝雖敝而轂輻牙未嘗動焉故云完
王氏曰眡其輪輪謂牙也慎如巾之累物言均致也下

也謂輪之上下皆正直不旁倚也 林氏曰慎如巾之

慢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也謂輪勢下親於土而無所礙也 鄭氏曰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此非有它也園使之然也 王氏曰掣殺削貌織言向牙之處尖而不大 疏曰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掣織處向牙處小而言也 王氏曰肉稱洪殺等也易則無節目直則無撓曲 鄭氏曰眼出大貌也 王氏曰轂貴於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夫轂中虛而容輔以動轉何異於眼 鄭氏曰憊慢轂之革革急則裏木廉隅見 王氏曰憊之廉則下文所謂憊必負幹也眼以其顯於外者言之廉以其隱於內者言之 疏曰綆輪筭也凡造車輪皆向外筭向外筭則車行不掉也

鄭氏曰蚤謂輻入牙中者輪雖筭牙必正 疏曰瓜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 鄭氏曰齒輻入轂中者也 疏曰凡植物於地上謂之齒輻入轂中似之故亦名齒人之牙齒不齊謂之齟此齒入轂與蚤入牙一 一相當不相侷戾亦是不齟 王氏曰匡方也物圓則運而轉方則礙而止 鄭氏曰匡枉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而不斲轂小而長則作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稍其數五分其轂之長

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軼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恃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
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積之忍反蕪好各反柞莊
百反擊魚列反詘丘勿反防音勒捐音蕭數色角反

王氏曰傳曰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矩者正方之

法小向日為陽背日為陰皆以矩正之注疏矩刻識

木刻之記其陰陽之處為後欬以火養其陰故也陽木體實故其理植而堅陰

木體虛故其理踈而柔植密緻也鄭氏曰以火養其

陰炙堅之也蕪蕪暴也陰柔後必撓滅恃苦暴起疏

曰若不以火養陰柔之處使堅與陽齊等後以革鞣木

則瘦減革不着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則雖散盡不

蕪起也鄭氏曰柞謂輻間迫柞不廣執讀為執謂

危繫也蓋小而長則蓄中弱大而短則轂末不堅固六

分其輪築以其一為之不圍六尺有六寸之輪牙圍尺

一寸矣參分其尺一寸而漆其二則漆者七寸三分寸

之一不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二假令牙厚一寸三分寸

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不漆其踐地者也疏

曰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共減二寸漆內

止有六尺四寸中訕其半則轂長三尺二寸又以三尺

二寸為轂之圍圍三徑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二矣鄭

氏曰防三分之一也消除也薛氏曰數者轂中之空

數當輻處是也除轂徑三分之一則數當徑三寸九分

寸之五轂內面 之六穿謂之賢轂外面之小穿謂之
軹賢向內軹向外也 註疏以轂長之圍徑一尺三寸
三分寸之二就其中去一分以四分爲賢當徑八寸十
五分寸之八去三分以二分爲軹當徑四寸十五分寸
之四此經言轂穿孔大小之法也 王氏曰九治轂爲
之形容欲其直而不曲陳以夏篆之文則欲其正而不
邪施膠薄則不固施筋疏則不強恃以鞣轂欲廉之外
見故貴其負幹則革急而不緩則恃與轂相應而無
不足之患矣 疏曰革鞣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
乾乃以石摩平之青白色則善 王氏曰青陽中之色
白陰中之色陰陽中則和無剛柔相勝之弊轂之運轉

以和爲貴故也

鄭氏曰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

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尺九寸

九輻量其鑿深以五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杙雖有
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
竝其輻廣以爲之五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
而殺其一則雖有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
爲散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禁而固
不得則有禁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
謂之輪之固 量音也八鑿音也反深戶鳩反五骨反竝獲
反九反素結反 王氏曰量鑿深以爲輻廣故轂鑿之深足以受輻之入

輻之廣足以稱轂之所受 註疏廣深相應則固足相
任也 抗搖動貌 固有餘而強不足 言輻弱不勝轂之所
任也 茲度之也 弱即蓄也是輻入轂中者 雖有重任 轂
不折 言力相稱也 殺衰小之假令輻除入轂之中 於外
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 以本大末細 塗則向下列 故
泥不粘著之 王氏曰 凡為輻 欲其豐殺適宜 近股則
欲豐 近牙則欲殺 輻近轂曰股 近牙曰散 在股則豐 若
人之髀股在骹則約 若人之脛 近足之骹矣 鄭氏曰
參分去一 此謂殺輻之數也 王氏曰 夫大剛而善
凡物之曲直者 資其用以正焉 水平而無偏 凡物之輕
重者 資其體以定焉 探輻以火 所以齊其曲直之倍句

沈輻於水 所以均其輕重之淺深 探輻必齊 取諸易直
故也 平沈必均 欲其肉稱 故也 然輻資於牙 以指牙資
輻 以指兩者相得 則無用於槩 而自固 故曰直以拮牙
牙得則無槩 而固不得則雖用槩 以行而搖動 則槩也
而見矣 故曰不得則有槩 必足見也 前言兵車乘車之
輪 皆六尺有六寸 又曰 砥其綆 欲其蚤之正 則輪輦之
制尚矣 故鑿牙之時 其孔向外 侵三分寸之二 使輻股
外單 蓋輪輦則卑行 安帖而不掉 夫是謂輪之固

凡為輪行澤者 欲行行山者 欲侔杼以行 澤則是刀以割
塗也是故 塗不附侔以行 山則是搏以行 石也是故 輪雖
敵不黏於鑿 凡探牙外不廉而內不挫 旁不腫 謂之用火

之善於直呂反侷亡侯反搏直九反蘇音吝

王氏曰澤水地行澤者以薄為利山石地行山者以厚為利鄭氏曰行謂削薄其踐地者侷上下等也附著也搏圓厚也蘇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林三山曰行澤則其地多塗而濕故欲行行山則其地多石而剛故欲侷王氏曰凡揉木者宜審曲面執順其形性之自然而屈之以火達而逆之則外廉而絕理內損而挫折中旁腫癭而起善揉牙者無此三患然後可以成固抱之功所以為善也傳曰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物未有不矯揉而成者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萬之以砥其匡也鑿之以砥其輻

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忝以砥其圓也權之以砥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姜禹反

鄭氏曰輪中規則圓矣王氏曰萬於文宜為矩匡方也鄭氏曰輪三十輻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輪直矣平沈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忝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矣侷等也稱兩輪無輕重則等矣國工國之名工鄭敬仲曰凡為輪者圓而中規方而中矩直而中縣橫而中水多寡之同而可量輕重之侷而可權所以為國工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為部

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
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
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軫五尺
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
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
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
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畝而
馳不隊謂之國工程音盈信音申廣古曠反卑音婢下
同鑿曹報反雷加又反殷音隱隊直

王氏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
也其形圓其數耦此輪人之所以為蓋也蓋之制上為

部中為達常下為程常為弓部蓋斗也達常蓋斗柄也
程蓋杠也弓蓋棟也達常小於程程小於部故非部無以
納弓於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程無以合達常斗柄之謂
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程以達于上下者也 鄭氏曰
達常圍三十徑一寸程圍六寸徑二寸也足以合達常為
疏曰凡蓋柄有柄節達常是上節小者下入程中程是下
節為大一倍於達常而合之部是蓋斗四面鑿孔納弓得
展程圍之六寸以為部廣廣徑也部長二尺此部即達
常也上入部中亦名之為部 鄭氏曰達常二尺下接
杠長八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王氏曰十分寸之一
以一寸十分之得一分 鄭氏曰為下起數也枚一分

尊高也蓋斗上又隆高一分廣大也 王氏曰鑿孔六
四分孔上二分孔下四分總厚一寸也 疏曰鑿深二
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此說蓋斗鑿孔中之上下
廣狹之義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鑿深兩畔各二寸半
共有五寸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鑿孔上正而下低二
分也上文鑿下四枚鑿上二枚不均合於內畔孔之上
低二分不鑿則鑿上亦四枚也若然部總一寸空鑿上
鑿下俱四枚則鑿內唯有二枚在鑿端一枚其內端又
削使狹止一枚 王氏曰庇覆也甫有小大故蓋弓有
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輪之廣小於軹軹之廣
小於輪而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為率如軹末也 鄭氏

曰蓋弓之制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六尺之弓三
分之近部二尺四尺為宇曲矣 王氏曰弓近部平謂
之股猶輻入轂之為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
為蚤股欲麗蚤欲細故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弓
鑿廣四枚方圓之而為股圍則一寸六分也去股圍三
分之一而為蚤圍則一寸十五分寸之一矣參分弓長
以一為尊尊高也六尺之弓三分之則近部二尺者為
高矣 鄭氏曰上近部者也墮下曰宇 王氏曰上高
則其勢仰而隆宇卑則其勢俯而下蓋主為雨設所以
吐水速而雷及遠也 薛氏曰蓋部并達常二尺程長
八尺共十尺也古者以人為法人長八尺二尺為宇曲

卑於此則蔽人目高於此則難為門也 王氏曰弗冒者弗以衣覆之弗紘者弗以絲繫之中私而橫馳而弓不落然後可以為良工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枳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鞞圍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稱快正反并必雖 遂反較古學反鞞音對中

林氏曰名為車以輿入者作車始於輿故也 王氏曰處車中以昇人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拒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輿衡長俱六尺有六寸三者相稱矣 註疏輿深謂之隧謂車輿從之深上文廣謂

橫兵車之隧四尺四寸 薛氏曰植於車輿兩旁為轆橫於四轆在車前為人所憑者為式 鄭氏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矣 薛氏曰詩云依重較考較兩轆出式上者 疏曰上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隧之半二尺二寸以為較則兩轆總崇五尺五寸矣 鄭氏曰軾輿後橫木兵車之軾圍尺一寸 疏曰輿廣六尺六寸六分取一也 鄭氏曰兵車之式

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兵車之較圍四十九分寸之八軹
軹之植者衡者也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上軹
式之植者衡者也兵車之軹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軹者以其向人為名 正氏曰圓必以規而自中於規
方必以矩而自中於矩方者其直中於繩橫者其平中
於水直者直達而不撓如木之生於地繼者脗合而不
離如枝之附於幹以人為之功而類於天性之自然所
以為工之巧 鄭氏曰并偏邪相就也其大并於者小
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
也 陳氏曰凡居材者謂隨其材之大小而處之得宜
也小大各得其所則無并矣材之大者其勢強小者其

勢弱用大倚小則小者其勢弱而不勝其所倚則摧矣
故引之則絕 王氏曰棧車巾所謂士乘棧車也飾車
所謂夏篆夏纒黑車也凡車輿與轂皆鞅以革則固無
鞅者易壞飾車有革以鞅故欲侈侈言縱而向外也棧
車不鞅以革故欲弁弁言斂而向於內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
者以為媿也二者以為父也三者以為利也軌前十尺而
策半之 輈張留反
軌音紀

疏曰三十工無輈人名以車事為難故別立此職 鄭
氏曰輈車轅也詩云五檠梁輈度深淺之數 林氏曰

輈有三度則淺深有數太深則軒太淺則鞏惟其中而已薛氏曰輈之形自從軌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焉軸兩轂中橫截之木也王氏曰國馬鄭氏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也種馬駕王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馬高八尺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軹與鞵七寸并輈深四尺有七寸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矣田馬駕木路馬高七尺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加軹與鞵五寸半并輈深四尺則衡高七尺七寸也駑馬駕役車馬高六尺車軹崇三尺加軹與鞵四寸并輈深三尺有三寸則衡高六尺七寸也此輈之三有度者隨馬之高

卑而度深各異數也

鄭司農云深謂輈曲中

鄭

氏曰微無節目也又堅刃也利滑密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者謂輈軌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輈式之所樹持車正也王氏曰輈軌以前其長十尺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則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故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軹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謹曰凡任木一句曰車持任之材任正謂輿下三面材
惟木下面及兩旁見其上蓋以輿板不見其面故名也
輈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十分之以
一為任正之圍則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薛氏曰衡車
阨也橫於輈頭以扼馬領詩云約軹錯衡 疏曰衡長
六尺六寸五分之二其圍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王氏曰
任正與衡任其度如此材苟小焉不足以勝其任故謂
之無任 林氏曰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必使其財
之足以當其任而已 疏曰軹間與輿人所云車廣六
尺六寸五分之其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
任相應 王氏曰輈末入伏兔者謂之當兔 鄭氏曰

輈長丈四尺四寸十分之二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任正相應 王氏曰輈頭向下曲而持衡者謂之頸頸
圍得免圍之二則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疏曰輈後承
軹處似人之足跗在後故名為踵 王氏曰於頸圍九
寸十五分寸之九而去其一則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
之五十二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輈執其登又難既
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撓也是故大
車平地既節軒執之任及其登阨不伏其輈必縊其牛此
無故唯輈直且無撓也故登阨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
其下阨也不援其阨必縊其牛後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撓

也是故輶欲順典輶深則折淺則負輶注則利準利準則
久和則安輶欲弧而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
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
不敝此唯輶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
良輶環爵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爵謂之國輶音大
音符執竹二反易必政反縊一臂反接音袁邱丁禮反縊
音秋準如字輶音蹇又音倦衽而甚反爵子召反契苦結
反需音須

王氏曰凡輶之深或四尺或三尺三寸或四尺四寸必
以火揉之使其勢曲 疏曰務順理也欲順其理而揉
之無得如弓之深太曲矣曲必折 鄭氏曰大車牛車
也 疏曰輶人主造四馬車後因說駕牛者亦須兩

之意 王氏曰執言其至謂其勢直而下至也輶雖不
可過於深又不可失之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陴為
難既能登之其傾覆尤易其故非他以其揉之不曲而
深也軒言其高而上九執言其輕而下至詩曰戎車既
安如輕如軒以其軒輕適中此所以安也夫大車於平
地既已節其軒輕之任若其登陴牛不退而偃伏其轅
則轅必重而縊繫其牛頸此亦轅直且無撓之過也九
登陴者自下而上其用力為多故云倍任夫登陴雖倍
任然力之強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不接摩其車之即
則車必速下而猶就牛之後此亦以轅直而無撓之故
也由此觀之轅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輶之三

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 疏曰自是故輶欲順典已
 下還說四馬車轅 王氏曰詩云碩人頎頎又云頎而
 長考言長也典讀如六典之典言常也蓋輶長丈有四
 尺四寸過此則其長為有餘而贅不及此則其長為不
 足而虧皆非法度之常也 鄭氏曰揉輶太深傷其力
 馬倚之則折也揉太淺則馬如負之 王氏曰輶深則
 折者則所謂弧深也淺則負者則所謂直無撓也輶注
 則利準者輶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勢順
 矣故其行則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
 之敗所以能久也夫無深折淺負之病而有利準之効
 此惟輶之和也和則人乘之而安荀卿曰馬駭輿則君

子不安輿此不和之効也輶則利準則久和則安也

林氏曰輶欲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勢而無弧之深也

王氏曰輶欲如弓之形而不可以太深太深則折矣水
 之直理為經輶欲順木理而為之不可以斷絕也逆理
 而不經斯絕矣馬所以駕車車之進以馬行為主人所
 以馭馬車之退則以人馭為主種馬駕王路齊馬駕金

路之類凡車之任重致遠皆馬之力大僕馭王路齊僕

馭金路凡馬之疾徐進退皆以人馭為主詩云兩驂如

舞兩服齊首又曰六轡在手執轡如組是已 林氏曰

進退與馬人謀者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駕車

之馬馭車之人與輶相得故相應也 王氏曰終日馳

騁而左不捷者言軻之和則尊者左而無蹇倦之病也
也行數千里而馬不契需者合而相倚曰契綬而不進
曰需鄭司農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言軻之和則馬雖行數千里之遠
無契需之患矣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裳也車行而無
搖動之勞則御者衣衽亦無傷敝之害也 鄭氏曰此
唯軻之和也謂進則與馬謀已下登下也軻和勸馬用
力及馬止軻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也 王氏曰詩曰
五檠梁軻蓋軻之上為之纏固其檠有五被之以筋膠
而環飾之以漆故謂之環澣也自伏兔至軌蓋如式深
尺有四寸三分寸之二也自伏兔不至軌七寸則是
半有澣也以軻之長丈有四尺四寸澣之所至者丈有

三尺三寸其不至者唯七寸而已則軻無傷蓋之敝而
其文飾常存非國工之巧其能及此乎精其人之巧而
言之則謂之國工指其器之良而言之則謂之國軻
軻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
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
鳥旟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
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游音留

疏曰此總上文車及蓋取象之意又車上皆建旌旂故
因說其義也軻之方是據輿而言軻者輿之本也 鄭
敬仲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
軻輪輻之間者豈徒為美觀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王氏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圓軫在下以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乘焉以位乎其中而三才之道備矣 鄭氏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疏曰天之列宿二十有八而蓋弓之數象之 林三山曰二十八星分布天之四方而經天之度蓋弓二十有八亦分布於上而蓋爲之經故以象星也 陳氏曰九旗皆橫幅爲終首其垂爲旒終首皆正幅用絳帛爲之旒則屬焉 疏曰此九旒七旒六旒四旒之旌旗皆是天子自是而非謂臣下以其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爲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

兼下也 鄭氏曰交龍爲旂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者九星鳥準爲旗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七星熊虎爲旗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旒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王氏曰大火東方之星鶉火南方之星伐西方之星營室北方之星 疏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張終幅枉矢者就旌旗張終弓上亦畫枉焉以象弧星也 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韜鄭夾漈先生車制說聖人作車園而爲輪方而爲輿曲而爲軸皆有制度運而無窮無作則止者輪也掬之乎上拱之乎下者輿也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爲病以覆爲戒者軸也輪以運輿以載軸以服三者備然後行故兵

車乘車之輪各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之材中以虛受軸大穿為賢小穿為軹外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轂之末則軹是也轂之約則篆是也軸之近轂則謂之股近牙則謂之駁股入轂中謂之莖駁入牙中謂之蚤夫牙之材或謂之渠其大足以抱輻故也或謂之揉揉木以為之故也轂又有革以鞅之輻有綆以固之牙又有漆以飭之此輪之制也即輿以考之兩轆上出式者較也較下橫一木者式也軹則轆之植者以其旁止於此故曰軹軹則式之植者對人而言故曰軹輿後橫木則曰軹式前橫木則曰軌此輿之制也即輈以考之國馬

之軌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軌深四尺駕馬之軌深三尺有三寸適當伏兔圍在前持衡則為頸圍在後承軹則為踵圍此軌之制也且輪之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也輿之下有鞅所謂加軹與鞅是也軌之前有衡所謂衡任是也軸末則有軹助輻則曰輔輿間橫木則曰軹係木乘輿則曰輹大車軌端則曰軹小車軌端則曰軹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其材皆相資以致用闕一不可故軹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軹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行輪者有侷輪者有反揉者有及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轆者有直

轅者輦直轅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
鈞車曲輿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
駕以馬或駕以牛或挽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
以素皆因宜以爲制稱事以爲之文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皋氏爲量
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
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
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
之鑿燧之齊齊才細及段丁亂石

疏曰此經與下攻金之工爲目

鄭氏曰多錫爲下齊

大刃削殺矢鑿燧也少錫爲上齊鐘鼎斧斤戈戟聲鐘
鐸干之屬量豆區駟也鑄器錢鑄之屬刃大刃刃劍之
屬 王氏曰下文築氏爲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
錫爲多故曰執下齊以削爲下齊而言築氏執之則大
刃鑿燧之屬皆下齊也冶氏爲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
一則用錫爲少故曰執上齊以戈戟爲上齊而言冶氏
執之則鐘鼎斧斤之屬皆上齊也舉築冶二工而它類
可知矣 鄭氏曰金有六齊以下皆和金之品數 疏
曰六齊四分以上爲上齊三分以下爲下齊 王氏曰
凡以金爲器必濟之以錫蓋金性堅剛而錫則柔而金
或赤黑而錫則青白以柔與而濟堅剛則其爲器也不

折以青白而濟赤黑則其為色也明哲然所用之錫各隨而有多寡之不同此所以有六齊也鐘以擊鼎以烹則用錫為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挫折用錫宜多於斤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上齊者也大刀則威揚之屬其刃為加人施之斬斫則防其易虧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書刀也殺矢用諸近射田獵也削以制書殺矢中之則死皆欲其堅刃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刀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鑿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用之以照以明白為上故用錫為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下齊者也

蔡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敬盡而無惡

鄭氏曰削今之書刀 疏曰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反張為之 王氏曰削長一尺博一寸合六削而圍之其勢必欲圓而成規所以制其體也 鄭敬仲曰書曰器非求舊惟新故削欲其新而無窮若庖丁解牛十有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硯鄭氏曰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 王氏曰此皆材美工巧之效所謂魯之削不過也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銚十之重三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

短內則不疾是故据句外博重三鈇戟廣寸有半寸內三

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鈇

鈇徒鼎反坑音九句古侯反錯

王氏曰傳曰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為戈戟之刃必

鎔金為之故名官以冶氏以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

鈇十之重三坑者鄭氏謂似補脫誤在此蓋五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殺矢之齋冶氏執上齊而此言冶氏為

殺矢殺矢與戈戟異齊豈同工乎則冶氏為戈戟非殺

矢明矣鈇箭足入橐中者口鈇十之則其入橐中者凡一

尺矣重三坑先儒量名也司馬法曰戈戟者刺之則戈

戟皆刺兵也戈有二刃度以二寸者總內援與胡言之皆

徑二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胡謂子之曲而旁出者

也援謂直刃之上達者也內倍之則其長四寸胡三之

則其長六寸援四之則其長八寸 薛氏曰秘長六尺

六寸合援之八寸內之四寸共長七尺八寸矣 王氏

曰戈之四病皆指胡而言之戈之句主於胡故胡之曲

立聲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已倨謂胡過於直可以刺

而已以之鈎人則不入也已句謂胡過於曲可以鈎人

而已以之啄人則不決也長內謂胡以內過長則援短

必切於磬折引之則與胡並鈎故折前短內謂胡以內

過短則援長必倨於磬折引之則不能速及故不疾

疏曰倨胡子之直者句胡之曲者倨與句皆有外廣豐

於二寸自然無上四疾也 王氏曰倨之外胡之裏也
句之外胡之表也胡之表裏皆博則廣其本以使用也
蓋戈之制其廣二寸而胡之表裏則皆豐於二寸以其
所用以鈞者主於胡故也重三鈔先儒謂鈔為鏃與呂
刑所謂其罰百鏃二百鏃之鏃同也鏃重六兩大半兩
三鈔則凡一斤四兩也戟亦戈之類戈二刃戟三刃則
其廣宜少殺於戈然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而戟廣寸
半戟之長亦尺有三寸胡之長亦六寸特其胡內之接
秘有獨長於戈之內半寸而已故內三之則凡長四寸
有半寸矣胡四之則凡六寸援則中鋒之直刃五之則
其長七寸有半寸與內之長亦共尺有二寸而已胡曲

上向在兩旁橫貫之也倨句中矩亦指其胡而言之也
其形磬折中矩之方 鄭氏曰刺者著秘直前如鐔者
也 薛氏曰戟秘長一丈四尺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內
之四寸半共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桃氏為劔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
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
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鈔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
其莖長重七鈔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
鈔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臘力合反莖戶耕反

鄭故仲曰劔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為之桃能辟除不
祥故也 註疏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劔脊中高兩

面趨鐔鐔即鋒也莖在夾中者圍二寸半長五寸 薛氏曰人所握處曰夾中穿劍納於夾中者曰莖設其下而大者曰後從夾中後却稍大之於操執則易制也 俞氏曰中其莖則易把握設其後則張而易制 薛氏曰圓於上以接刃者爲首於臙廣二寸半之中去其一以爲首廣而圍之則首圍其徑九一寸三分寸之二 疏曰此劍把接刃處也 鄭氏曰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有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刃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鳧氏爲鐘兩樂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攢謂之隧 樂力端反銑先典反鉦音征甬音勇縣音玄攢音摩隧音遂

鄭敬仲曰鳧之爲物入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淫先王作樂亦欲其無淫溺之音 薛氏曰鍾口兩角謂之樂鍾之所先故名銑 鄭氏曰于鼓鉦舞此四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鍾唇之上祛也 薛氏曰氣之上達謂之于于言和也 俞氏曰鼓則于上所擊處故云鼓鉦在鼓上居鍾體之正鼓舞之正中者故云鉦舞則在鉦上聲

之震動於此者故云舞 林三山曰舞者音之所發動者也又其聲莫不有節取舞蹈厲有節之義 鄭氏曰甬衡此二名者鍾柄也 薛氏曰體所以出聲柄所以垂體甬出舞上取其盡而有繼之意故云甬衡者平也 衡居甬上又小於甬 林氏曰鍾所賴以為平者則聲平而不陂也 鄭氏曰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旋者言其旋以蟲為飾 林氏曰旋言其文之回旋也幹者言其強而能屬鐘也 鄭氏曰帶所以介其名也 王氏曰鍾帶者其形條而細若帶焉以介鐘而正其名如篆籀之文而義隱于其中故又云篆凡數事以條數物以枚篆間有鍾乳以夾鼓與舞故又云枚 林氏曰枚言其

數之可數也 王氏曰日在上景在下精入乎神而幽景出乎明而大枚別而可數故枚又謂之景 鄭氏曰攢所擊之處攢弊也隧在鼓中窞而生光有似夫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

王氏曰前言鍾之形體有異名此又言其大小長短之制 陳氏曰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律為之數度若黃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當徑五寸有奇餘律各隨其數起之 王氏曰凡鍾之制皆下

侈而上欵故鉦之徑得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也舞脩舞之長也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四以此推之則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與舞脩相應也然舞上下既促則當以橫為脩從為廣則上不失於太欵下不失於太侈矣 鄭氏曰以其鉦為甬之長并衡數也甬圍三分去一以為衡圍衡居甬上又小矣 竇氏曰旋即鑲也形如璧羨所以屬柄 疏曰假令衡居一分甬居二分共三分二分在上一分在下以屬旋當甬之中央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聞音問說如鉦反柝則百反 王氏曰樂之作以聲為主鍾之所尚者聲聲之所出者形形有不同則聲亦隨異薄厚侈弇者形也清濁者聲也然則鍾聲之清濁乃出於鍾形之薄厚侈弇原其所自豈無故乎物之成理雖具於不說之間而器之制作則有可說之義記曰工依於法而游於說殆謂是也作而起謂之動動而遠聞謂之震薄厚之所震動侈弇之所由興即形而言其聲也清濁之所由出即聲而言其

形也聲出於形之不同形出於制之異度是故其形厚者其聲石而不出其形薄者其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其聲迫笳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塞而不發其甬長則其聲震而遠聞凡此皆鍾之失度而其聲之失中也
是故大鍾者必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者必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蓋鈺間鈺間各居其鈺十分之六則取此以為之厚而已然後無已厚則石之失也鍾大則形長大而失於短故聲躁疾而短聞鍾小則形短小而失於長故聲舒遠而緩聞遂則于上之攤是也六分其鍾體之厚取其一以為隧之深則不傷於鍾體必圜而不方則有運而行之之意
陳氏曰國語周

景王將鑄無射又為大林以覆之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呂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伶州鳩曰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又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又左傳曰夫樂天子之職也音樂之興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窳大者不慤故和声入於耳而藏於心如是一則聲之或薄或厚或小或大或遠或近不可不察也

索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黼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黼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

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懋朝報師好
王氏曰橐之爲義縮而栗者有堅栗難渝之意先王之
爲量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
之信而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橐氏夫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鍾非之齊量之用金錫與鍾鼎同金錫之
爲物必煉之使精不復減耗然後可久焉故治於權之
以抵其輕重之齊次於準之以抵其高下之平終於量
之以抵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爲輔焉晏子曰六十四
升爲輔管子曰百升而成輔以橐氏攷之則輔爲百升
而所謂輔則斛也夫五量之法其數本起於黃鍾之龠

合龠爲合十龠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律歷制曰其
法用銅方尺而圍外旁有龍焉其腹爲斛其臀爲斗
耳爲升右耳爲合梓人曰爵一升而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所謂豆則斗也然則深
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輔則俯其上而爲斛矣其
臀一寸其實一豆則覆其下而爲斗矣其耳三寸其實
一升則言其左耳矣至於右耳則其實一合而已內方
而外圓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
耦之義也 陳氏曰內方所以處數外圓所以利用臀
卑而博故因其博者爲豆耳高而小故因其小者爲升
古之制器尚象豈苟然哉 鄭氏曰一鈞重三十斤也

聲中黃鍾應律之首也 王氏曰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夫黃鍾六律之本而宮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黃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宮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則以量為法度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故也惟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下為公平而不敢私焉用槩所以為平不稅所以為公 陳氏曰槩平也謂斗槩以竹木為之五量資之以為平月令仲春正權槩管子曰金鼓滿則人槩之 雜說黃鍾是一陽方生其時以冬至其數也以九其聲也以中量本是數底物事量多寡均出入何與聲事惟其得器之精微天地陰陽之氣默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取平但欲其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說者以不稅為租稅非也後世有陳氏者乃以公量收私量貸以竊民譽敢於變壞先王之制度悖天地陰陽之正氣聖人所以深惡之 王氏曰量必為之銘焉所以識之使不亡也 鄭氏曰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可以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鄭敬仲曰量之為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

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

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公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范
者也雖童子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
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
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
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刑貽厥子孫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
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疏曰狀形狀也候其煙氣以知生孰之節一王氏曰凡
用金為器者皆和之以錫其用金錫必鎔煉之使精然
後以金汁入模而鑄焉方其改煎金錫有氣之可觀青

陽也其氣純而不雜黃白陰也其氣雜而不純故始
鎔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為黑濁黑濁之氣既竭然後黃
白之氣次之黃白之氣既竭然後青白次之青白之氣
既竭然後青氣獨見焉陰雜之氣消盡無餘所存者純
陽不雜之氣而已則其煉之至精然後可用以鑄焉則
其器用而無敝久而獨存可以垂無窮而施罔極矣

段氏闕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
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
擊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革之道砥其鑽空欲其密也砥

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眡其鑕空而窻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屬之鑕音附

銀丁亂反。擊音至。鑕作官反。空音孔。衣於既反。窻於既反。窻於既反。窻於既反。

王氏曰：戎事以甲為主。古之言兵者多先以甲胄自傳說。戒高宗則曰：惟甲胄起戎。魯侯之誓則曰：善穀乃甲胄。然則甲以自衛，其用革不可以不堅，所以必擇犀兕之皮而為之，所謂函人，唯恐傷人者也。鄭氏曰：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陳氏曰：屬謂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之數，一葉為一札。上古者

以革為甲，堅者札長，故其屬少；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屬多。鄭氏曰：屬讀如灑。注之注。王氏曰：革堅者歷久而後敝，犀甲之壽則不若兕甲，兕甲則不若合甲，故犀甲則壽百年，兕甲則壽二百年，合甲則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者，因服者之形而為之容也。蓋人之身有大小長短，之不齊，過之則有餘，不及之則不足，必其甲之足以容其身而後可。惟其因人之身而為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贅虧之患。故曰：然後制革。註疏制革，裁制札之廣袤。上旅，冔以上為衣也；下旅，冔以下為裳也。春秋傳曰：棄其甲裳是也。王氏曰：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為之圍，從橫欲周其身而已。

摯之言至也凡甲必鍛革為之不摯則鍛之不孰不孰則革不堅而易壞鍛之太孰則革過柔而易曲也鄭氏曰鄭司農云窓小孔貌俞氏曰鑽空以受線欲其窓小而不寬緩王氏曰鑽孔欲其小而無縫則其革堅而難壞也革之裏則欲其和易而不敗蔑則其材歷久而難敝也鄭氏曰朕謂革制也王氏曰革之制欲其直而無撓曲則其制善而無惡也鄭氏曰鄭司農云橐卷置橐中也春秋傳曰橐甲而見子南王氏曰欲其約而不大則密緻而能周舉其甲而砥之則欲其豐大炳然而可觀所以為明也疏曰人之齒斷不齊札葉參差與之相似王氏曰衣之於身欲其回旋

而無不齊變者隨人之身而便利也鄭司農云材更材善也

鮑人之事望而砥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迤也砥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脛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棧也卷而搏之而不迤則厚薄序也砥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斲鮑故書或作鞞匹學反又音撲茶申反機音斲音斲音斲音斲音

王氏曰先儒以鮑為鞞鞞柔革之工也革雖一物之微而作治之工為最多或用之為鞞飾或用之為器物一皆取足於鞞人所以獨言鞞人之事也與夫畫績之事車人之事同意遠而視其革欲如茅莠之色白也以手煩擗之欲柔順而滑利也卷謂斂其舒也搏謂以手搏之欲其無散撓而邪也眠其著欲其淺者謂鍛治之善鋪著之則雖厚如薄也察其線欲其藏者謂縫革之縷欲隱而不露也革色白如茶莠其質雖美矣必疾澣之不使久居水中則堅而難壞也革欲其柔順滑利而厚脂之則柔爽也凡柔革用脂以手展而伸之欲其直而無撓也伸之直而無撓以其裁制之其材正而不偏

也信之而枉則其體緩急不均也自其急者易故故先裂也苟自急者先裂則革雖博而如淺也是以廣為狹矣卷而搏之而不弛以其體均而有厚薄各得其紉也眠其著而淺其斯革信而無縮緩之偏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故而無摩磷之傷也

鞞人為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鞞鼓為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鞞音運穹起弓反三正音參又如字鞞扶云反聞音問下同

鄭氏曰臯陶鼓木也 王氏曰冒鼓雖以革其質必以木臯言始也陶言中虛而如陶允然也為鼓者始於斷木以為質終於制韋以成聲此臯陶之義也左右端謂兩頭也中央廣一尺版中廣而兩頭狹所以為穹窿也左右端與中其廣雖不同而版之厚則同於三寸也穹者三之一謂鼓中穹窿而起者居鼓面三分之一也其鼓四尺者版穹加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上三正者兩端與中其相取之數又貴乎直而正也兩端與中相取之數正則其六尺六寸三分之而其數各二尺二寸也先儒謂晉鼓大而短以此為晉鼓理或然也 註疏正直也三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

弧曲也下文臯鼓倨句磬折即弧曲不如此三處尺數等為三直 鄭氏曰鼓四尺言鼓面也其圍十二尺中圍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則中圍當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大鼓謂之鼗以鼗鼓鼓軍事 王氏曰臯鼓長丈二尺鼓面亦徑四尺 鄭氏曰以磬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為異 陳氏曰磬鼓倨曲磬折則臯鼓中高而兩端下矣 王氏曰臯鼓即鼓人云鼗鼓 鄭氏曰冒鼓蒙鼓以革也 啓蟄孟春之中蟄虫始聞雷聲而動鼓所以取象也 王氏曰良鼓其革調急而瑕隨臯陶周圍若環之積於內而著見於外也鼓之聲隨其形之大小長短而已大

而短則其勢促而迫故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勢展而伸故聲舒而遠聞

章氏闕

裘氏闕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王氏曰陰陽裂而為五行章而為五色播五行於四時

皆陰陽之序雜四時於五色者皆陰陽之理狀則畫績之事雜五色而彰施者豈徒以為設飾之觀而已哉畫績之事不過五色而已模成物體而各有所分畫則謂之畫分布五色而會聚之則謂之績所謂青與白相次此之謂績也所謂山以章之類此之謂畫也故司几筵有績純畫純此畫績之別也 疏曰雜五色而下有六色者玄與黑相類也此是先舉六方有六色之事也 王氏曰言青而繼以赤言白而繼以黑此五行之相生也言青而次以白言赤而次以黑此五行之相克也言天而繼以地言玄而次以黃此天地之相偶也相偶所以相合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陰陽自然之理

也物相雜故曰文文之成而為章東之青則從乎陽南
之赤則雜乎陰陽剛而雜以陰柔故青與赤謂之文南
之赤則陽之生氣於是乎極西之白則陰之殺氣於是
乎中陰出而以成陽為事故赤與白謂之章 鄭啟仲
曰黼象斧形斧所以立威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
北用武之方也故白與黑謂之黼黻則兩已相背蓋北
則藏物之方東則帝出之方故黑與青謂之黻 氏
曰鄭氏注云自東方謂之青以下至玄與黃扣次此言
畫績六色所象及布采之次第績以為衣自青與赤謂
之文至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用綉以為裳凡
繡以絲 王氏曰土以黃象其色也其象方象其形也

黃者土之正色方者地之正體也地道靜而有常天
動而無常隨四時而變其色所以象天之用也地二生
火其形雖銳而其性圓而無乎不周火以圓象其性也
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雖象其文之成章而必取
其上正之形故山以章龍能作雨以澤物故畫龍必以
水故曰水以龍鳥獸蛇者所謂華蟲之畫於衣與夫鳥
隼之旗熊虎之旗龜蛇之旗皆所以象其形也古之畫
績之事以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物之間者豈徒然哉
鄭氏曰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章明也績綉皆用五
色章明之是為巧 疏曰此經總結上文也 王氏曰
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內有可貴之質然後

外飾之以備成之文素功者質也畫績者文也惟白能
受采故素功先於畫績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殆謂此歟
三山林氏曰繡為陰所以象陰之効法畫績為陽所以
象陽之成象然六色形於木金火水土為次者蓋以五
行相勝而相用五采以木火金水為序者蓋以五行相
生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績於衣衣為陽陽主生始而與
陰為用故設色之次以其相用者象之五采繡於裳裳
為陰陰主順成而與陽為繼故布采之序以其相繼者
象之士之色黃火之色赤土之象方火之性圜所謂天
時變者天道無常所主者變聖人觀象所因者時四時
之天各有色矣鳥得不從其變哉若夫天以星辰為章

地以草木為章則山以章者象其文而以龍不窮於澤
則水以龍者象其物而已凡此皆畫之於服者也龜蛇
為旒取其完且果也鳥隼為旟取其摯且速也熊虎為
旗取其猛且毅也凡此皆畫之於旗者也然九章之服
而獨言火山龍九旗之物而獨言鳥獸蛇者豈畫績組
綉之功於此為甚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

五入為緌七入為緇

漬子賜反秫音述淳音均
纁方纁許云反緌以留反

王氏曰天官有染人而此又有鍾氏鍾氏染羽而已羽
之為物雖微而旌旗車服之用重而不可廢此先王所
以獨立官以染歟 三山林氏曰羽之為物雖輕而用

重先王用之以為車飾則若重翟翟翟車之類用之
以為旗飾則若全羽為旒析羽為旌之類 王氏曰朱
謂采沙以為朱也丹秫赤粟也以朱湛漬丹秫以染羽
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為難也始
以朱秫湛熾之其色為未深又從而淳孰以漬之爾雅
曰二染謂之線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纁染纁者三入
而成又再染以黑則成緹矣又復再染以為黑則成緹
矣

筐人闕

幌氏凍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及暴之晝暴諸日夜
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凍帛以攔為灰渥淳其帛實

諸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
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盪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
七夜是謂水凍 幌音芒凍音練浼音銳反渥烏豆反暴走
卜反攔音蘭渥烏豆反盪音鹿

王氏曰治絲帛而孰之謂之幌浼水灰水也凍絲必以
灰以水和解其灰而浸漬之七日則取其絲而出之去
地一尺而暴之晝暴諸日以陽氣溫之也夜宿諸井以
陰氣寒之也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用久凍帛燒攔木
以為灰煑而孰之使洎厚故曰渥渥既渥渥之又盛之
以滑澤之器從而浸淫之以蜃灰既澄而清則盪而出
之而擇去其所惹之蜃灰而沃之以水又盪出之又從

以蜃灰塗之使經宿焉明日又沃以水而盪出之始以
暴諸日而溫之以陽氣宿諸井而寒之以陰氣焉此凍
絲帛之法也

周禮集說卷之十

周禮集說卷之十一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編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
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
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
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
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
而纜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
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
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

射四寸厚寸黃金勾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縹天子
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琫圭璋八
寸璧琮八寸以覲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
旅以治兵守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
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
以為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琬琮八寸諸侯
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
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音
莫江反及瓚才旱反必府結反又音畢邸丁禮反村直呂反
課古亂反及琮才宗反射石亦反及衡音攤縹音早琬餘角反
琬於仇反及隱世得反及好呼報反
覲吐弔反駟音祖勞力報反
王氏曰德莫備於天子故鎮圭其長尺有二寸備天數

也九者陽數之極七者陽數之盛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其禮儀各貶其命之數故其圭有九寸七寸之差 鄭
氏曰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不言之者缺耳 林氏曰公侯伯之圭
謂之命以其出於王所命也禮出於天子而諸侯受命
焉 鄭氏曰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陳氏曰詩云下土是冒言覆下也書有上宗奉同瑁其
形四方其數四寸所以冒四方也 鄭敬仲曰古者天
子頒瑞於諸侯而使守之以為寶來朝也必輯而合之
以為驗故天子之冒圭則邪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銳
其首上下相合所以立天下之信也 林氏曰德不足

以冒四方則不足以朝諸侯故執四寸以示其能覆
四方也天子之玉用全則示其德純而不雜故君子貴
玉而賤珉 鄭氏曰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為左
謂雜色也玄謂全純玉也龍璫將皆雜名也王氏曰
則矧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
四玉一石子男三玉二石圖說云此皆謂裸器也天子
龍首侯惟以玉為璜但 王氏曰繼子男執皮帛則書所
謂三帛是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言孤執皮帛而司服
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此王之孤也典命
言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公之孤也典命
言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王之孤公之

孤與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皆執皮帛矣天子圭必由
氏以必為緝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夫天子平旦
而櫛冠日出而眡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宜兢兢業業
以致其謹焉故執此以為戒也 疏曰按聘禮五等諸
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縹藉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
央恐失墜即此中必之類 王氏曰四圭尺有二寸備
天數也 薛氏曰天子以十二為節於璧四面各琢出
一圭長尺二寸 鄭氏曰大圭或謂之珽玉藻曰天子
搢珽方正於天下也終葵椎也為推於其杼上明無所
屈也杼綯也 疏曰圭首六寸為推已下杼之也言大
圭者以其長故以大稱之以其搢於衣帶之間同於衣

服故以服言之 王氏曰大圭長三尺備三才之義也
劉氏曰人主德通於三才也 註疏大司徒云夏日三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其景適與土圭等若冬至日
景丈有三尺以致日度景至不至也不至則為非地中
薛氏曰裸圭有瓚瓚如槃大五升口徑二寸其柄用圭
圭長尺有二寸有流前注凡流皆為龍口唯宗廟有裸
王氏曰琬圭以象德文事也故言纁除慝易行義事也
故言判規凡圭剡上寸半琰圭剡半以上半其圜而剡
之故云判規其長皆九寸以九者陽數之極而能變者
也以象德則欲其變而日新以除慝易行則欲其變而
後新也肉倍好謂之璧羨徑也好璧孔也好三寸肉六

寸也則璧之圓凡徑九寸也今虧其旁一寸而延之以
盈尺其廣八寸其長尺矣自此積之則為仞為尋為常
皆自是生焉其數可至於無窮矣夫度在禮則起於璧
羨在樂則起黃鍾之長先王以為度之不存則禮樂之
文熄故作此使天下有考焉圭璧之長五寸致天數也
故以祀日月星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蓋侯
伯享禮也璧禮天之玉故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故以
享后於此言享天子而不言享后者以諸侯來享以天
子為主故也必九寸以九為陽數之極也穀圭以穀不
失性生生而不窮故天子以加徵於束帛以聘女天子
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璋瓚以灌焉於大山川用大璋加

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特飾其邊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以山川有小大之差也半圭曰璋以璋為柄以勺承流射以貫勺射如射之貫其頭剡出者也以象山川之通氣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以黃金為之而其外以青金飾阻固之義也又以朱飾其中焉 鄭氏曰鼻寸龍頭鼻也衡勺徑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 林氏曰宗主禮者祝通神者 鄭氏曰大璋亦如之以上大璋之文飾之亦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王氏曰典瑞言牙璋

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而不言中璋則中璋特牙璋之次者也軍旅兵守事有小大故有牙璋中璋之異以琰為權以組係之則謂之組琰權以等輕重先王懼其制之不存則天下後世無所考焉故天子與宗后皆有組琰以為權也后則五寸天子則七寸隆殺之辨也 鄭司農云權以為稱鍾以起量 王氏曰鼻寸以為權故有鼻也則宗后可知矣大琮后以為所守之玉所以守內治也內鎮猶王之有鎮圭尺有二寸與鎮圭同琮方以象地故后守之四圭尺有二寸以象天數之全也兩圭五寸以祀地以象土數之生也祀地之王以琮故諸侯享於所自相聘君之夫人亦必用之必琬之則以別於

禮神之玉也案几屬以玉飾之人之所按而安者也夫
人佐后以致內治王於賓客致酒石致飲而夫人亦致
飲王於賓客有膳與饗食之禮而夫人亦致之故王勞
賓客而夫人亦勞諸侯案之所陳則有棗與棗諸侯九
列大夫五列則十有二列者用於二王之後也 鄭氏
曰邸射刻而出也素功無琢飾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
食也

擗人關

莊密反或作擗

雕人關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
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

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山而雅培 音均矩起呂

王氏曰詩云依我磬聲則磬者八音之所主也蓋樂器
之中磬聲為最清眾樂依之以為準先王用磬以其音
於樂聲中最高為難諧夔稱舜功德之敏其言擊石拊石
則有至於再也然則為磬者其可苟乎此磬氏之職所
以立也 俞氏曰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
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鄭云上曲者為句下直者
為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股在下狹而
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
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
也 賈氏曰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

禮神之玉也案几屬以玉飾之人之所按而安者也夫
人佐后以致內治王於賓客致酒后致飲而夫人亦致
飲王於賓客有膳與饗食之禮而夫人亦致之故王勞
賓客而夫人亦勞諸侯案之所陳則有棗與栗諸侯九
列大夫五列則十有二列者用於二王之後也 鄭氏
曰邸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粟
食也

擗人關

莊密反或作擗

離人關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
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

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而雅音擗與音均矩起品

王氏曰詩云依我磬聲則磬者八音之所主也蓋樂器
之中磬聲為最清眾樂依之以為準先王用磬以其音
於樂聲中最高為難諧夔稱舜功德之敏其言擊石拊石
則有至於再也然則為磬者其可苟乎此磬氏之職所
以立也 俞氏曰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
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鄭云上曲者為句下直者
為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股在下狹而
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
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
也 賈氏曰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

尺八寸其博為一股廣一律也廣九寸股為二股長二律也長一尺八寸謂磬之上大而短者鼓為三其下所當擊之處長三律也二尺七寸謂磬之下小而長者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鼓博六寸三分得一則股與鼓同厚二寸矣 王氏曰已上聲太清也摩其旁使薄而廣則其聲濁也已下聲太濁也摩其端使短而厚則其聲清也則其用之以作樂衆聲孰不依之而為準乎然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其來有自矣 林三山曰凡樂器大厚則聲濁薄則聲清已上過於厚者也太厚則其聲石故摩其旁使薄焉已下過於薄者也

大薄則其聲播故摩其端使短焉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因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竒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銚十之重三坑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擡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竒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鐵音侯弗音拂殺其一色界反搏徒九反鄭氏曰司弓矢職第矢當為殺殺當為第參訂之而平

者前有鐵重也兵矢謂枉矢絜矢此二矢亦可以田
矢矰矢也其鐵差小第矢之鐵又差小 俞氏曰此以
物稱筈訂平矢物前重後輕各有分數也若齡停其輔
也 鄭氏曰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矢稟長三尺殺前一
尺今趣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也 王氏
曰以筈厚為之羽深筈矢幹也所以量其力之所受水
之以辨其陰陽陰重而陽輕浮之於水以浮沈辨之也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比者筈括抵弦處夾之使輕重均
也然後夾其比以設羽焉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則刃居
羽三分之一其長二寸矢之制如此可謂盡善用之以
射則行徑直而疾風不能驚矣 鄭氏曰刃長寸脰二

字也鏃一尺 王氏曰刃長寸圍寸鏃十之其文已見
於冶氏蓋殺矢之刃鏃如此宜從冶氏為正夫矢之幹
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前弱則矢行而
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
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羽太多則矢重其行必失於緩
羽太少則矢輕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砥
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推之以酌其輕重欲砥其
鴻殺之稱宜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鴻即上
文強也凡相筈者為矢雖出於工之巧而材苟不美雖
工亦不能易其質而為良所謂妨胡之筈者亦以其材
美故也以砥而審之欲生而搏者視其體之圓也同搏

則又欲其材之實故欲重同重則又欲其節之疏以節
密則輕重不等也同疏則又欲其積粟而堅鄭司農云

也色

陶人為甌實二黼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黼厚半寸脣寸
實二黼厚半寸脣寸七穿萬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
穀厚半寸脣寸甌魚輦反黼音輔萬實音歷穀音斛

王氏曰甌盆萬庾皆燒土為之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所
用者瓦器而已後世雖易之以金木而其文大備於周
先王不忘其本故有陶人甄土以為器焉甌甑用之以
丞者也甌無底甑也甑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而熟
物七者火之成數也盆用之以盛者也鄭氏曰量六

十四升曰黼王氏曰萬用以量者也所以通水火
氣也十六斗曰庾先儒以為請益與之庾之使用之

量者也鄭氏曰穀受斗二升豆實三而成斛是已
旗人為筥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
九陶旒之事鬻音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
方四寸鬻音故鬻苦狠反薛卜革反暴蒲到反中丁仲反

膊市專及縣音玄

王氏曰筥成黍稷器也鄭氏曰豆實四升王氏曰豆

實三而成穀則王氏曰此所謂豆也萬氏曰爾

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禮曰器用
陶匏象天地之性也夫宗廟簋豆之器以木為之今此

旒人為簋則祭天地所用者 註疏簋豆有用木者有
用瓦者用瓦為之所謂祭祀陶匏之器崇高也 王氏
曰凡陶旒之事謂陶人旒人所作之器髻墜辟暴皆剛
柔失節而不和者也髻謂器不正欹邪者墜頓傷也辟
破裂也暴墜起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則不粥於市此
之謂歟器中膊謂為之度以擬度端其器也豆中縣為
之繩以正豆柄也膊崇四尺則以正其高使不過此也
方四寸則以正其厚使不過此也

梓人為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以者鱗者宗
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外骨
內骨卻行又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

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
厚唇弁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
屬怕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
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虛是故擊其所
縣而由其虛鳴銳喙决吻數目頤脰小體蹇腹若是者謂
之羽屬怕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
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虛故擊其
所縣而由其虛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
以為筍息允反虞音巨羸力果反卻羗畧反以音俱紆
乙俱反脰音豆注之樹反又陟又夕弁於檢反燿
所教反又羊肖反冢况廢反吻無憤反
數音促頤苦頰反人古慳反傳徒九反
王氏曰梓材之美可以為禮樂之器故工能治材以為

器者謂之梓人詩曰虞業維縱蓋虞植於兩旁而荀橫
其中以縣樂器焉 鄭氏曰橫者荀植者虞脂牛羊屬
膏豕屬羽鳥屬羸虎屬豹屬鱗龍蛇屬脂者膏者以為
牲致美味也羸羽者鱗者以為荀虞貴野聲也外骨龜
屬肉骨鼈屬蜀卻行蟻衍屬及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
屬脰鳴龜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蟬屬翼鳴發皇屬股
鳴斯鍾動股屬曾鳴榮原屬刻畫祭器博庶物也 鄭
敬仲曰彫琢工之至細者也故以小蟲之屬 疏曰燿
頑小也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麓後細故大骨燿後 鄭
氏曰吻口脰也頑長脰貌由皆謂若也 鄭敬仲曰凡
虞之所刻物形皆於其下以載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異

荀之刑欲園故用鱗屬小首而長搏身而鴻乃以為
王氏曰先王之德足以作動物雖庶物之微皆取之
為雕琢之文則樂之一以凡蓋萬物無不均被之矣且古
之為樂器者笙管之屬其音象鳥鼓鏞之屬其聲象獸
非特其聲也其形制亦然故為伏虎亦是意也又况荀
虞所以重鍾磬者哉則較乎其鐘磬而顧其形焉不由其
虞鳴乎

凡攫網援筮之類必深其爪 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
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明於眦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
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以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
作則必續爾如柔矣苟續爾如柔矣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

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攫俱總反網色界反援音表善音

廢讀為撰飛讀為匪撰讀未反匪芳

王氏曰攫言其體之動解網言其牙之繼利援言其有

所攀取箸言其有所齧食皆謂筍虜所象之獸也必深

其爪則其爪長而曲必出其目則其目露而瞪之而頰

頰也必作其鱗之而其勢起而直如此則其於眠也若

撥動其體而怒焉雖任大鐘其力之勇敢足以勝之而

不為重且其匪然之色者於采色之間擊其鐘而似由

其獸之鳴矣苟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其頰然

如委伏於地加之以任若采弱而不勝雖有匪然之采

色又豈能似由其虜之鳴哉鄭氏曰措猶頰也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酌以觚一

獻而三酌則一豆矣食一豆肉以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

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畫梓師曰非之勺是反豆當為斗

豆酒亦當為斗多口反鄉許亮反

王氏曰梓人為筍虜為樂器也為飲器為禮器也三

山林氏曰飲器之設所以為酒具亦所以為酒戒勺容

一升爵容一升而觚容三升此所謂為酒具勺實於爵

酌以取中爵資於尊盛以防酒若夫謂之觚則交物無

節乃為孤而已此之謂為酒戒也陳氏曰儀禮加勺

于尊有疏勺有龍勺有蒲勺焉薛氏曰爵刻木為之

漆其中形如玉爵焉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康成改觚為

觶理或然也 王氏曰飲酒之禮主有獻賓有酢而主
又酬之酬所以致主人之厚意也獻以爵則一升矣酬
以觶則三升矣一獻而三酬則十升矣故為一豆為禮
而至於酬禮極而不可有加則不可以無節用觶者言
交物無節而其窮為孤亦所以為酒戒 陳氏曰鄉飲
鄉射言獻以爵而酬以觶儀禮亦云獻以爵酬以觶
王氏曰先王於飲食雖所以養氣充體然亦欲其有節
而不可過故以中人為制而已試梓者試以為器之效
也衡平也謂平爵向口而酒或不盡則梓人為器之不
善也故其長得以罪之梓師梓人之長也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

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苦每續寸焉張皮侯而
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
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諸女曾孫諸侯曰
福鵠古篤反兩個讀為幹古旦反棲音西絹寸貧反或左
粉反女音汝強其丈反

鄭氏曰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天子射禮
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百
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國亦然 王氏曰鵠棲侯中以
為的者也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為善
中則告勝焉故的謂之鵠鵠以皮為之各如其侯居侯

中三分之一天子之侯中廣丈八尺則鵠九六尺矣
鄭氏曰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
賓射燕射 竇氏曰上介最上幅下介最下幅也 鄭
氏曰上介下介皆謂舌也 竇氏曰身躬也上躬上接
上介下接中下躬上接中下接下介 鄭氏曰鄉射禮
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个或謂
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
各一幅用布為之九節之侯躬倍中上下各三丈六尺
矣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矣 陳氏曰躬三丈
六尺上兩個左右各出丈八尺倍於躬上兩個居二分
身居一分所謂與其身三也然則上个長七丈二尺下

兩個半於上兩個之所出左右各出九尺然則下兩總
長五丈四尺 疏曰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
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為七丈二尺
添前為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為
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五尺添前總用
布三十六丈也 鄭氏曰凡侯之制皆上廣而下狹蓋
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註疏
網以繫侯於植者植則植於兩旁邪豎之上下皆又出
舌一尋者亦入張手之節網連繩也緝又所以籠網者
竇氏曰九十七十五弓之侯丈尺廣狹不同緝紐籠
係宜異且大侯上舌七丈二尺上端共使四紐餘有八

紐布在七丈二尺之間每九尺一紐共十二紐則侯之
緩縱上下不停然亦依侯大小爲數取稱也 王氏曰
射之制有三有大射賓射燕射張皮侯則飾鵠以皮綴
於侯中央用之以大射司裘所謂王大射則共虎侯熊
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
鵠也方其大射張皮侯而擇士助祭取其有中的之功
而用之蓋諸侯於春而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則其君
爲有功而益以地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則其君爲有
罰而削以地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
發功是也五采侯則績以采色用之以賓射即射人所
謂王以六耦射三侯九節五正以五采飾正是也五采

之侯則賓射之禮所以待諸侯之朝覲五采所以象文
德也夫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所以言遠國屬也獸
侯則象以獸用之以燕射即鄉射記所謂天子能侯白
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豕是矣必畫爲此象者言能爲民除害天下之害旣去
然後可以休息而安燕故王以燕息也侯而祭之者神
無乎而不在而聖人無所不用其至也然祭用其至則
以誠爲主以少爲貴而不貴多品故以酒醢脯而已而
無牲焉夫侯受內扞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侯之辭曰惟
若寧侯而以使之爲諸侯者安也乃若不安其爲諸侯
不屬乎王所則必抗而射女司馬九伐正邦國是已

疏曰祭侯之辭舉有功以勸示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可
言之 王氏曰夫外諸侯嗣則繼世以象賢若安其為
諸侯則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其福之詒于子孫者可勝
計哉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戰常首
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
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
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
欲長 秘音秘及音殊首在田反

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及擊兵也如杖

而無刃矛勾兵也上銳而旁勾首矛夷矛特因長短而
取名爾矛用以勾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首矛長二
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首言就也近而就之也以夷矛於
長為王而就之故曰首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勾則
有及而傷物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 鄭氏曰人
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不徒止
又害人欲短欲長者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
凡兵句六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禰刺兵搏殺兵
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
則遠是故侵之凡為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
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

為首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
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九試廣事置而捷
之以抵其端也多諸牆以抵其捷之均也橫而捷之以抵
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鞫音駒刺上賜反於全
反博鞫音駒反去起反音救

王氏曰矛以句則引之而使來故其秘欲無彈彈謂如
彈丸失於太圍也戈戟以刺則中之使深故其秘欲無
蝟蝟謂如蝟虫體弱而捷也惟其無彈故勾兵揮揮謂
隋圍側方而去楞也惟其無蝟故刺兵搏搏謂圍也
賈氏曰般兵謂凡交所以擊打人也同強謂本末及中央
皆句堅勁也 王氏曰舉圍欲細般兵手所操者圍

則有力而其用疾刺兵手所操者欲重以之刺入則便
着而易入密審正也 鄭氏曰侵之能敵也 註疏人

手操細以擊則疾操重以刺則正欲見句兵手執處欲
細細則手執之牢也刺兵手執處欲得麓而勁則手穩
也 疏曰被把中也及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

寸為把處而圍之晉謂秘下銅鐔所以擬捷地豎之得
被圍五分之四首圍在上頭得晉圍五分之四宜稍細
之 薛氏曰必細其上者以及之上人所舉而提之所

謂舉圍欲細也 王氏曰首矛常有四尺三分其長二
在前一在後而圍之謂手所操執之處也晉圍亦其下
鐔也刺圍其上接刃處也 鄭氏曰夷矛如首矛 王

氏曰凡試廬入之事植之地中槌之以手以審其體弱而撓也柱之兩牆之間以審其本末之均也又橫執而槌之以審其材之堅強也 俞氏曰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首矛之前首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受之前受建於戈與人之前也 王氏曰五兵與人既備建於車不反覆則五兵輕重趣於勻故也非國工何以及此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抵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音

玄華魚列反古文泉

王氏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槩抵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

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槩必先水地以縣使所植之臬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墜可用之而正曲直之形 疏曰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縣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池乃平也 王氏曰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槩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以抵日景將以正四方也 陳氏曰立表以抵日出入之景可正東西而已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正矣猶以為未也 王氏曰於晝漏半

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
中故也 疏曰前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猶更以此
二者以正南北言朝夕即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
故蕪言之王氏曰晝參諸日中之景所以正其朝也夜考之極星所以正其夕也王氏
曰書曰自服于土中又曰其自時配皇天則洛邑非特
地之中亦天之中矣唯其宅天地之中以立而民亦於
是取中矣此所以惟王建國以為民極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涂音塗

王氏曰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詩序言衛文公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蓋作而立之謂之建言其始也周圍而

治之以丈尺其大小謂之營言其終也 陳氏曰匠人

營國方九里此王城之制也然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

家二畝半而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

中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

固不能容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歟春秋書城中城

說者以為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孟子曰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而郭數加多於城則王城之郭又不特九里矣

薛氏曰四旁各三門九十二門所以通十二子也 鄭

氏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九軌

積七十二尺 疏曰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王

門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左女子由右車從中央

門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左女子由右車從中央

薛氏曰言經涂九軌則緯涂可知 註疏左右前後處
王宮處中言之王宮當中經之涂 王氏曰左人道之
所尚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
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在後則
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必
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
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
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九室二筵重宜龍反度待
洛反或直路反下文同

王氏曰有世室有重屋有明堂夏曰世室商曰重屋
曰明堂各舉其一而言之月令中央宮居太廟太室則
世室是太廟太室也記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則世室為宗廟可知矣春秋書世室屋壞
書不恭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
宮重屋謂王居正堂之路寢也明堂謂王者明政教以
接人之堂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
明其制同也以夏后氏承堯舜之後始繼世而有天下
此宗廟所以謂之世室也君子將營居室宗廟為先故
夏后氏以世室為始以事神為尚也孔子言禹菲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已王之制始

於夏而未備故以事神為尚而所以自安其身者為略
焉故言世室而已至商則制稍備非特事神而已所自
安其身者亦備其制焉故於商言重屋經云商人尚梓
梓人為禮樂之器惟以重屋為尚則藩飾於禮樂之器
不可廢也至周法度之文為大備其盛不可復加焉故
其布政教之堂謂之明堂月令於夏言天子之居明堂
以夏為萬物相見之時而王者向明而治俯以接人者
於是乎在三代之所尚不同此其文質之辨也然而堂
之制雖或脩廣高下之數異而其大槩則未始有外故
夏言世室非無重屋明堂也商言重屋非無世室明堂
也舉其一以互相明二者之制本同也 薛氏曰古者

於堂上為五室所以象五行也木室在於東北火室於
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堂有九階
南面三階餘二面各二階也四戶八窻窻所以助戶為
明每戶兩夾窻也皆以蜃灰塗飾之所謂白盛也總五
室計之則二十戶四十窻也於室之四阿皆為重簷屋
之四注皆重也此三代之所同然夏后氏度以步堂脩
二七脩言南北之深也其深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
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其室三四步言其深也四
三尺言其廣也四室其深皆三步其廣則益之以三尺
中央一室深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也然門側之堂居
正堂三分之二故東西之廣則有十一步四尺南北之

脩則有九步二尺門堂之上所作之室居正室三分之一故廣九尺三分尺之一脩一步二尺此據中央土室而推之也殷人度以尋以八尺為度故堂脩七尋計五丈六尺堂崇三尺周人度以筵則以九尺為度故東西九筵則其廣九丈一尺南北七筵則其脩九丈三尺尺堂崇一筵則其高九九尺矣 鄭氏曰周五室直言九室二筵不言廣深之異或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高七个闈門容小高六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高古發反个古賀反闈音謀

鄭氏曰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王氏曰度所以度長短者也几筵尋步軌五者其數雖殊而用之以度長短其度則一而已然之所用亦各因物之所宜而非苟為異也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以几肆筵為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身屈於此者宮也伸臂而度之為宜故於宮中度以尋外而起訟於步者野也以步而度之為宜故野度以步涂車由中以行故涂度以軌尋也步也取諸身而度之者也几也筵也軌也取諸物而度之者也 鄭氏曰廟中之門曰闈大高牛鼎之高長三尺每高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小高脚鼎之高長二尺參个六尺也 陳氏曰高以舉

鼎者也 王氏曰大橋小橋皆廟中所用故用之以為
廟門闈門廣狹之數也 鄭氏曰路門大寢之門乘車
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
則此門半之丈六尺六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
徹之內八尺三個二丈四尺也 王氏曰夫長短之數
廣狹之量各因物宜而為之數凡以便人而已故引而
伸之雖十百千萬可以其數推而知之矣此先王之法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 鄭氏曰內路寢之裏也外
路門之外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 王氏曰九
嬪上佐夫人以贊后而下則帥世婦文御九卿上佐三
公以佐天子而下則帥大夫元士 陳氏曰內九室在

后宮 鄭氏曰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
道六卿治六官之屬 王氏曰書曰三孤二公弘化亮
亮天地又曰六卿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蓋分
而言之曰三孤六卿合而言之則同謂之九卿而已孤
而謂之卿者以典命攷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則
孤蓋與卿同為六命矣故外朝之法則孤卿之位同於
九棘司士之擯則同於特揖孤與卿名雖異而實則同
合而言之謂之卿奚不可哉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塗
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
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為諸侯經塗野塗以為都經塗

鄭氏曰阿棟也宮隅城隅城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 王氏曰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矣城隅高於宮隅宮隅高於門阿內外高下之制異也國中曰經涂遶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轍廣曰軌軌廣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故七軌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比內外廣狹之制異也都城王子弟公卿所封其制以王宮門阿為之則無過五雉此諸侯為殺也諸侯之城制以宮隅為之則無過七雉比天子為殺也 陳氏曰都城近也故其制卑而屈諸侯遠也故其制崇而伸 王氏曰邦國之經涂以七軌為

度王子弟公卿采邑之經涂以五軌為度夫降殺之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乃所以入為卿士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大抵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伸都於王宮為近安得不屈禮以下於諸侯乎觀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命也以耦不以奇其治也以則不以典其傳也以祿不以嗣則其城涂之制可知矣愚謂都經間當補邑字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各載其名澮古大反仞音

鄭氏曰此官主通利田間之水道也 疏曰耜謂耒頭
金金廣五寸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
人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
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 鄭氏曰夫間小溝謂之遂
一夫之所田百畝方百步 薛氏曰小司徒九夫為井匠
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
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
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
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

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
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
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
耳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
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
所掌其制一也 陳氏曰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
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畎畎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
已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畎從則遂橫遂橫則溝從由
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天下之地勢西
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畝之所向
溝涂隨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然也不必就如此

鄭氏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遂橫九澮而川周其
外然川之所流者當適地勢非於萬夫之地必有大川
圍而匝焉穎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云耳其說是
也說者又以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野可決
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以時決
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 鄭氏曰各載其名識所
從出也 薛氏曰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井至都以任地事遂人凡治野
自遂至路以達于畿匠人為溝洫自畝至澮以達于川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
匠人有畝遂溝洫澮之別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

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從民
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重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
無藝故畿內用夏貢法邦國用商助法賈公彥之徒遂
以載師自國中園廩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
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為溝洫而已
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
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
之所寓豈可受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
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
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周官遂人言與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鄭氏

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
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
遂之為井田可知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
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凡溝
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
為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
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凡任索約大汲
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窳倉城逆牆六分
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之防階

百通指之交反奠音專淑色救反網色界反去起呂
及傳音附葺上入反困丘貧反窳胡孝反窳音豆

王氏曰此川因地執之自然而非人為也蓋有山斯有
川有川斯有涂川積兩山之水涂通往來而依川為之
陳氏曰涂所以防水則因地執而防之也 王氏曰凡

溝逆地防謂不依地脉也先儒讀屬為注水注不理孫
地理之不順也不因地脉不順地理不因水性導而下
之此水所以皆不行水屬屬 陳氏曰稍溝溝末也自

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
倍則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 王
氏曰奠讀為停凡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
而曲其勢是以水流湍激疾而不壅也凡水之勢流之

斯爲川止之斯爲淵欲其積而爲淵則必句曲其矩方之勢則水流回緩斯積而成淵矣 疏曰當句曲於矩使水勢倒向上句曲尺則爲回淩自然深爲淵驗於今皆然 王氏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爲溝者必因地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爲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爲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凡爲防其徑與高等其上三分除一薄之也大防於三分除一之外又薄其上而厚其下也大抵防之基貴乎厚基厚則其勢固水雖淫之而不壞矣 疏

曰將欲造溝及防先以一日之所作尺數所謂程人功也言深者深淺尺數 王氏曰但從一里之爲式則衆力可以傳著而用之以寡可以準多小可以校大故也 鄭氏曰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椽之橐橐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墻者以繩約其版約以繩而大引之言板橈也則其鼓土不堅矣故曰無任 王氏曰用茅草以覆屋謂之葺用陶器以覆屋謂之瓦葺屋宜峻於瓦屋以防雨焉則葺屋不如瓦屋之堅密故也三分謂三分之中取其一分之峻若丈有二尺而三分之則取四尺以爲峻也四分謂於四分之中取其一分之峻若丈有二尺而四分之則取三尺以爲峻也困

宛倉皆所以積穀園者曰困方者曰倉穿地曰宛城則在郭內以爲扞蔽者也鄭氏謂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網者也疏曰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網上惟二尺其宛雖入地口宜寬則牢固註疏爾雅曰堂涂謂之陳今之埽道也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宮中水道謂之竇所謂華門圭竇王氏曰必崇三尺所以防壅塞也墻基廣三尺則高九尺不高九尺則不足以爲防不厚三尺則不足以爲久其他皆以是爲率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檣一檣有半謂之

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柯古阿反檣張玉反

疏曰此經總與下爲目鄭氏曰矩法也所法者人也

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三分之則矩二尺

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尺二寸三分寸之一頭髮皓落

曰宣半矩入頭之長也柯檣之木頭取名也疏曰下

文取宣爲尺度故先定宣之長短如上十分寸之一謂

之枚是也鄭氏曰檣斷木柄長二尺爾雅句檣謂之

定是也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是也磬折者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疏

曰上文有宣及檣柯之長短故因解人立磬折淺深也

又下造耒亦云磬折故云據人之所立磬折之儀也

王氏曰宣也櫛也柯也磬折也此其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櫛有半一柯有半此其所定之數也宣磬折此取諸身以為法者也櫛柯此取諸物以為法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之制一皆有法以是而度物用之為器安有不中矩者哉

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刺耒推澗反庇音

王氏曰車人為車而亦為耒者易曰揉木為耒蓋耒之為物其體曲其用利而車之為物或揉曲木以為體或

資利轉以為用器殊而事類此車人所以為耒也 註
疏庇耒下前曲接耜者耜岐頭金也易云斷耒為耜者謂斷木為受耜之處也此處名耒面即庇也長尺有一寸中直謂庇上句下為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謂其上人手所執之處長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上至手執處為首逐曲量之總六尺六寸也又云以弦其內謂據庇面至句下望直量之而有六尺所謂弦也故與步相中中應也耕者以田器為度故野度以步蓋人步或大或小恐其不平故以六尺之耒代步以量地若耒耜金則稍長故每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 王氏曰堅地其土剛故欲直庇柔地其土爽故欲句庇直庇所入

者深故利推句底所起者順故利發然此特堅柔之地
所用之底如此若夫中地之底句直各得其中而合所
磬折也然則車人之為耒或曲或直各因地之宜以致
用之利此耕者所以易為力 鄭氏曰中地之底如磬
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
一為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
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
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轆行山者反轆反轆則
易反轆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柏車轂長一
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

一為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縷寸靴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拍車二柯九為轆三其輪崇
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高長六尺其
人九反易以鼓反

疏曰車人為車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
長短及刃之大小也 王氏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
寸有半以斧柄言之也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以斧
刃言之也凡察車以輪為始凡為輪以轂輻牙為備
註疏六車轂徑尺五寸是以長半柯而其圍一柯有半
圍三徑一也 薛氏曰輻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也其
六長矣但車以柯為則者取材而已取材則不得

也其輻厚一寸 鄭氏曰渠車輻也所謂牙也 王
曰牙輻木之直以為曲其勢圓而包輻輳之衆有如渠
之一曲一直受衆小水故名之也夫柯長三尺三柯九
尺又從而三之則渠之周圍其長九二丈有七尺徑九
尺也以上並言大車輪人言輳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
擊則輳長三尺有二寸而不可以過不及也然此特中
地之輳而已若夫行山澤則必有以適其地之宜蓋行
澤必多泥泥多則其行必鈍故欲短輳輳短則雖有深
泥亦莫之粘故利也行山則多險險多則其行必危故
欲長輳輳長則輻短而無挫兀之患故安也至於輻牙
亦必視其地之所宜澤地為其泥之黏其心在外而滑

故反輻則其行斯為易矣山地為其沙石之所磨齧欲
其表裏相依而堅仞故反輻則其行斯為完矣 註疏
輪高輪徑也高九尺六分取一則牙圍尺五寸也 旺六

尺六寸一之輪牙柏車山車也此車山行故輳長輪崇又

下皆欲取安故也其輻長三尺兩輻相對已六尺渠圍

丈八尺徑六尺亦謂通輳空壺并數而言以其一為牙

圍尺二寸矣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 王氏曰崇三柯

繼柏車輪崇而言之 註疏綆寸輪單也輪之四面外

一寸則安牝服車較也長八尺羊車善車也故今定張

車較長七尺柏車較長六尺九為輻則大車羊車柏車

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宜各自三其輪崇也假令大車

輪崇九尺三之為轅二丈七尺也鈎鈎心也徹車廣也
馵轅端履半領者皆六尺則不與四馬車同矣此車皆
有兩轅 陳氏曰大車牛車也牛車大則拍車中羊車
小矣大車以行澤拍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大車兩
轅故車人言凡為轅三其輪崇轅廣六尺馵長六尺徹
廣六尺則與四馬車八尺之徹不同馵長六尺則與六
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馵短而
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徹廣也大車轂
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輻長四尺五寸渠圍二丈七尺輪
崇九尺牙圍尺五寸縷一寸轅二丈七尺拍車轂長三
尺圍二尺輻長三尺渠圍丈八尺輪崇六尺牙圍尺二

寸縷大半寸轅一丈八尺大車輪高轅長拍車輪庫轅
短輪高轅長而轂短小輪庫轅短而轂長大以其行山
行澤不同故也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則八尺
矣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則七尺矣拍車二柯則六
尺矣拍車較短而轂輻長羊車較長而轂輻牙小者以
其行山與宮中不同故也輿人之較車人謂之牝服輿
人之衡車人謂之高輿人之為車起度於輿廣車人之
為車起度於柯長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廣六尺六寸
隨六尺四寸

車人之車箱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
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

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寒也凡取幹
之道七柘為上楨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
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卿心陽聲則遠
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皆栗不地
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舜牛之角直而澤
老牛之角紵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
豐夫夫角之本處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也故欲其執也
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就繞
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本遠於剗而不休
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
尺五寸二色不尖理謂之牛戴牛九相膠欲朱色而黃

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庫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
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
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剗以
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散之散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
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同於直反壓鳥輦反相息亮反下
蓄側與側其二反栗音烈又如字迤羊氏反稠色黑也例
二反紵徒展反昔七各反瘠在亦反夫音伏下同蹇子六
反刺乃老反昵女乙反剗芳妙反絃婢世反

鄭氏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王
氏曰非天時無以備陰陽之和故取材必以其時非工
巧無以全萬物之用故言巧者和之弓以幹為質以漆
為文角附幹以安膠得漆以完筋則施於角之外絲則

用於膠之內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爲堅刃以射則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爲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六材雖取以其時苟其質不美則不足相資以爲用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也夫弓有六材而以幹爲質幹以剛實爲體以堅刃爲用必其材之良者故取幹之道擇其堅強剛勁者其材有七柘爲上檿柎也檿桑山桑也國語曰檿弧箕箠木瓜荆皆木之堅者竹有節故爲下也然其資氣於陰陽不能無偏正之異則不可以不相赤陽之正色黑陰之正色凡木內得陰陽之正則外應陰陽之正色赤黑則鄉心者以其外之應乎內

致也凡有形者擊之皆有聲聲出於形形有陰陽則聲有清濁木近本而在下則聲濁而屬乎陰遠本而在上則聲清而屬乎陽陽聲則遠根者以其實遠於本而清故也既相之而得其材之美然後可以折之而爲弓之幹故折幹次於相幹之後夫曲直者木之形審曲面勢者工之能用執者取其木之曲也用直者取其木之直也用其木之曲則往體多而來體寡故利於射遠若夾度之類是也用其木之直則往體寡而來體多故利於射深若王弧之類是也既有以折幹然後可以居幹折幹所以分其材居幹所以處其材蓄如蓄金之蓄謂加功以治之栗如榛栗之栗謂堅密也不也謂無邪行絕理

也方其以鋸折幹入而居其材之中加功以治而且致其緊密行不邪理不絕則弓之發傷無自而起矣弓人之於幹取之而後相相之而後折折之而後居此其序也凡相角夫秋萬物擊斂而堅成之時故其角厚春萬物發生而未就之時故其角薄穉牛方少而血氣剛則角之文正直而潤澤老牛已疾而血氣衰則其文麤終而交錯牛多疾則角裏傷牛瘦瘠則角不滋則相角者必辨而知之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者青白言其色之善豐末言其質之厚白者執之驗青者堅之驗豐末者柔之驗白西方之陰也慘而不舒則多曲而不直故白所以爲執之驗青東方之陽色直而剛強則多堅而不脆

故青所以爲堅之驗角之勢有三曰角本曰角中曰角末角之本臆於腦而煦於肉之氣故柔柔無力故欲其勢曲角之中當常弓之隈隈曲必撓撓則發傷故欲其堅刃角之末遠於腦而不煦於肉之氣故脆脆則易折故欲其溫柔角長二尺有五寸可謂長矣又具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角之材莫善於此得之可以直一牛九相膠以色純赤爲上 疏曰惟牛膠火赤其餘皆非純赤則牛膠爲善矣 王氏曰又欲其文之交錯故云昔也深瑕而澤言其表裏皆有文而其色潤澤也紵而摶庶者言其文之紵理且摶圓而庶利也自鹿膠以下凡六等或用皮或用角或用膠以煮而成之如鹿膠所謂

用其角也如魚膠所謂用其膠如馬牛犀鼠所謂用其皮也凡昵之類不能方者鄭氏以昵為脂膏臄敗之臄臄亦黏也此雖或可用以粘特不可以久安能比方六膠之用哉凡相筋以條直滋潤為上簡言條直澤言滋潤筋之小者貴乎成條而長筋之大者貴乎成束而潤澤筋既如此度其為毀其性必剽疾以之為弓又豈異於其毀哉筋欲散之散者蓋筋生則硬熟則更以物擊打譬蠶之欲其勞散而熟然後可用故曰散之散 鄭氏曰漆欲測測猶清也絲欲沈者如在水中時色 王氏曰得此六材全善無瑕病然後可以為良善也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其體水析

灑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灑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液音亦奠音定灑子召反易以鼓反角則合讀為洽被皮寄反

王氏曰夫材美工巧不得天時則不可以為良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時也幹欲堅而正固故冬析之於幹堅之時而析之則其執和易也角欲和而溫柔故春液之於角和之時而漬液之則其氣浹洽也筋欲散而解緩故夏治之於筋散之時而治之則其理不煩亂也膠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故秋合之於成材之時而合之則其質不相離而相合也至冬寒時膠堅納之繁中繁弓榷也以定其往來之體故體已完張之不復有

流移也又於大寒冰堅時下於繁中折其漆澣後復納
之則漆澣欲其不動故也其漆之澣已環則審定後不
復鼓動也被弦於春侯一暮之久而後可用

折幹必倫折角無邪斷目必茶斷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
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
所由憺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帛則木堅薄
其帛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帛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侷
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
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
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
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莢解

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拊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
繼非弓之利橋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孰於火而無
煙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驚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
早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
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
以為良矣膝音解 斡音昌 廉反 斡音古 外反 下同 繼息列反 莢音戶

王氏曰折幹必倫欲其順理也折角無邪欲其適正也

註疏斷目必茶茶讀為舒舒徐也目幹節目記云攻堅
木者先其易而後其節目是其義也 王氏曰斷目必
不徐則其功廢而不精筋雖與幹為力反為節目所摩

齒而筋反受其病夫節目堅強而筋柔弱以剛強而摩
柔弱則筋有憺絕之患作於此矣角三液而幹再液液
謂以火治之使其液作而更角則以火炙而治之欲其
和也幹則以火揉而治之欲其堅也 疏曰三液再液
者角幹須如此乃得相稱故不等也 鄭氏曰韜弓中
禪也 疏曰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禪之
欲其調適也 王氏曰禪厚則過乎剛故木堅禪薄則
過乎柔故木需厚其液治之為多也節其韜厚薄適均
也約以絲筋束之約之與不皆約其多少必期於稀積
之均也 鄭氏曰擊之言致也 王氏曰上下如一謂
之中厚薄適於勻謂之均劉致其幹欲上下如一此言

斷幹之善也施膠欲厚適於均此言施膠之善也斷擊
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太久也角反受其病內之不治
則病自外發也夫幹懷膠於內而摩其角久則角挫而
受其病然則角之傷於外常始於此凡居角者夫弓隈
謂之需弓稍謂之簫角長者居隈則角之短者居簫矣
鄭氏曰恒竟也 王氏曰角不可失之長亦不可失之
短短者不及兩端是謂逆撓言其力不足而反撓也故
引其弦而角不用力故縱舍其弦而失去不疾故不校
也長者過於兩端而失之達則過於簫頭而送矢不疾
若見繼於弓韜也弓有韜者為發絃時備頓傷詩云竹
韜緄滕是已菱弓隈與簫角相接也解接中也 註疏

變異也弓簫與臂用力異引之則臂用力放矢則簫用力用力既異故矢去疾校疾也挺直也直臂中正是弓把處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為力故剽疾也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重明達角之不利也變臂言引字之誤也 疏曰自橋角欲孰已下明料理幹角筋膠四者得所不得所之事不言漆絲者用力少故不言 王氏曰幹以堅為貴雖欲孰於火又不可過孰而失之脆故治之欲無羸角以和為貴雖欲孰於火又不可過孰而失之爛故治之欲無燂所謂角三液而幹再液者凡以此故也筋以緩治之則力無損故引之欲盡而不傷其力膠以和濟之則氣必相入故煮之

欲孰而水火相得四者之材不失之過剛則陽不能勝故居旱亦不動不失之過柔則陰不能勝故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則不孰於火不孰於火則不堅故善者雖在外而內之動也必矣又安可以為良哉

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蔽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為柎而發必動於綢弓而羽綢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

箭三倅膠三綳絲三邸漆三魁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畏鳥回反敬讀爲燕宛於阮反網色界反定直庚反有三
讀爲又倅莫侯反綳色劣反邸丁禮反魁羊主反

王氏曰峻弓簫也柎側骨也當弓之曲謂之隈人所握
持謂之蔽 疏曰簫宜方爲之側骨宜高爲之隈宜長
爲之人所握持手蔽之處宜薄爲之 鄭氏曰死之引
之也有此四善故引之不休常弦應言不罷需也 疏
曰下柎之弓謂把大下爲之由引隈下短故簫應弦將
發動末猶簫也興發動也網接中也若如上爲柎而發
動則接中亦動也 王氏曰柎與接中相爲體用柎既
發則接中欲無動不可得鳥所以飛揚者羽有二焉羽

網謂兩接中俱動也兩接中俱動簫應弦則角幹亦隨
之而發作矣弓有六材而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獨處於
六材之先蓋弓以幹爲質以角附幹以爲安二者之材
猶宜謹擇也上文獨言角幹之濕以爲之柔亦以是哉
疏曰弓有六材惟以幹爲強者以其外當五材皆以幹
爲本則欲其張如流水焉 王氏曰弓之體調而無難
易此所以張之如水之順流也 疏曰維體防之引之
中參者體納之於檠中則往來體定也防深淺之所止
也若往體寡來體多者弛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
往體多來體寡者弛之一尺五寸張之五寸往來體若
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也體定然後張之弦居一

尺引之又二尺矢長三尺須滿故云中參也 王氏曰
維角定之謂角以附幹而柱之也附幹而柱之九以助
幹而為疾則欲其宛順而無辟戾之患惟無此患故引
而張之釋而弛之其體之難易有似乎環之周運而無
弛張之患也材有美工有巧為之有時三者皆得平之
至也幹以為遠角以為疾筋以為深三者無負平之至
也量其力又三均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
勝三石三者平之至也三均者三皆為平之至也故謂
之九和 鄭氏曰權平也侔猶等也錡鏃也邱鄭輕重
未聞 許氏曰魁量名 王氏曰上工巧矣故和以是
而有餘下工拙矣故和以是而不足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
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
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
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為天子之弓已下並見夏官司弓矢弓長六尺六寸已
下集前桃氏解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
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
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
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

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濇其次膠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而疏其次角無濇合濇若背手文角環濇牛筋蕢濇麋筋斥蠖濇和弓敷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茶古文舒字中丁仲反射食亦反背補內反蕢眇云反斥音尺蠖杜縛反覆方服反

鄭氏曰上經言人各以形貌大小服其弓此又隨人之情性也奔猶疾也骨直謂剛毅也 王氏曰射之道其中在巧其至在力巧存乎志慮力出乎血氣射者血氣志慮之所寓焉也人之躬有長短志慮有緩急血氣之有強弱故為弓者必因之也且射者必內志正外體

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觀德焉苟不因其志慮而志慮有不和於心內志其能正乎苟不因其血氣則血氣有不調於體外體其能直乎故為弓者必因之骨直以立豐肉而短所謂躬有長短也寬緩以舒忿執以奔所謂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強弱也危言疾也安言舒也為弓者必因其人焉亦在損其贏以濟不足而已然危弓為疾矣不輔以安矢則太疾而過故危弓以安矢濟之安弓為緩矣不輔以危矢則大緩而不及故安弓以危矢濟之人與弓矢皆安則一於緩緩則矢行而不及故莫能以速中人與弓矢皆危則一於急急則矢行而太過故莫能以慮中 鄭氏曰速疾也慮愨也 王氏

曰體言往來之勢也往多來寡則其體曲往寡來多則其體直往來若一則其體得曲直之中註疏曰夾庚之弓合五而成規反張多隨曲執向外故其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司弓矢曰夾弓庚弓以授射豨侯鳥獸是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此最直於射堅宜也天子射侯用此弓革甲楛也質木楛也司弓矢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是也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射深者用直此弓亦直也大和九和之弓六材俱善充良者也故無漆澣其次者筋在背角在隈皆有澣但深在其中央兩邊無也其次者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其

次角無澣箭頭及背皆有之但隈裏無也弓表裏澣處若人合手背上文理相應為善也黃泉實也斥蠖屈蟲也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信是已角環澣謂隈裏澣文如環之圓然牛筋黃澣者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也若用麋筋其澣文如斥蠖文此說弓表裏漆澣之文也和調也較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謂以左手橫執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下一拂去塵乃授與君大射也一王氏曰詳察謂之覆極善謂之至覆之而角至則角獨善而已筋幹未有善也夫角所以為疾幹不善則不能遠筋不善則不能深其質柔

而不剛直故謂之句弓司弓矢曰句者謂弊弓是也
之而幹至則幹又善而筋未善也角與幹善則矢久而
遠可以射侯故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則非特角與幹
善筋又善也則疾而遠又中深焉故謂之深弓句弓言
其體之曲而不若侯弓之能遠侯弓言其材之遠而不
若深弓之為善故其序如此弓有六材而獨言角與筋
者蓋六材以此為主而膠絲漆則為之輔而已古人所
以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至於合三材則一於秋者意
亦以是哉

論冬官

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事典非是

林之竒曰周官大宰六典六曰事典今周官獨闕其一
河間獻王乃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蓋亦曰
是書不可必得姑勿缺然可也然百工細事耳於周家
設官本意何預欲求先王之制惟其意而已不得其意
而強取焉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
適以生病然則獻王之亂先王之典以貽于後世可勝
言也

周禮集說卷之十一

周禮復古編卷第十二

吳興後學前知陳友仁君編

六經厄秦至漢稍稍得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無譌誤既成篇秩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已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亡失之漸况一燔於煨燼而董董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臯陶謨奚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于今日也六經惟詩失其六書逸其半周

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焉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將一一摘其要者議之誠有犁然當於人心者蓋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謹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遠邈大儒碩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義起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旁證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爲作也

六官

上古帝王之建官也法天地四時以爲名名舉其官官治

其事無有發曠不舉之處誠以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也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少皞氏以鳳鳥適至因紀於鳥曰祝鳩氏司徒也曰睢鳩氏司馬也曰鳩鳩氏司空也曰爽鳩氏司寇也祝鳩鷦鷯也能孝故司徒以教民睢鳩王睢也鷦鷯而有別故司馬主法制鳩鳩鷦鷯也以其平均故司空主平水土爽鳩鷹也鷦鷯故司寇主治盜賊此皆建官之本意而自顓帝以來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於是六官之名立六官之事治舜命九官而禹作司空實平水土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伯作秩宗命典三禮皋陶爲士惟明五刑其餘則皆有職此虞舜稽古建官之日夏商因之至於四官者居六官之四

而他五官若虞若工若樂若后稷若納言皆不專屬而隸于六官之一者蓋周制也周自成王歸于豐作周官自三公三孤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若冢宰則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則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則治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則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則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周禮六官之大凡即是以考則其所隸可得而推矣秦燔詩書禮經尤被其毒漢興傳禮者有魯高堂生魯徐生徐生獨善爲頌不能通經傳子至孫皆以頌爲禮官大夫取立肅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人孟卿事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梁又有戴德戴聖等學於廷

禮有大戴小戴漢興禮學於亡逸者僅僅如此而今周禮所傳授尚未聞其端班固曰孔子綴周之禮此禮所以必取於周以爲經者也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註言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顏師古曰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至後漢時河南緱氏杜子春之徒稍相講授然今六官大抵皆紊亂統紀非先秦之舊若制國用冢宰之職也而後世雜之司徒度地居民興事任力司空之事也而後世雜之司徒此蓋明白易見可以考證者習其讀而安之亦以其傳譌之乂故也司徒氏掌教者也而財賦則兼之土地之事則隸之無亦以其爲地官故凡土地之事悉以屬焉而財貨出於土地者也亦從而屬之名與事通官與

職戾書得於傳流之乂事習於謠舛之餘習者不察而事益以乖國用制於冢宰邦士掌於司空皆有明證不誣而後世實淆亂其制甚矣傳偽之移人也質之以經將有所足正焉官正而司空之篇可得而復其所謂丘夷而淵實者耶

冢宰

冢宰為六卿之長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其凡致治者無不該也國之務聽焉而六官之所掌皆屬若六典八法八則八柄皆所以統百官也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所以治財賦均四海也國之治無此為大者冢宰實總之故其屬曰小宰曰宰夫者以治官府曰大府曰五

府曰內府曰外府曰職內曰職歲職幣者以治財賦至宮禁及閤寺之事膳饗醫藥之繁亦兼掌之或以為冢宰非所當治是不然蓋飲食服御皆王之朝夕從事焉者使供之非其正用之非其宜則甚不可故必以六官之長掌之重其事也大要正百官制財用者實佐上治邦國之綱目故王制言冢宰之職不過曰制國用而言制國用之詳如曰必於歲之杪又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其說甚詳則冢宰主於治財賦何疑專以司徒為治財賦之官失古者設官之本意請遂論之

司徒

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為司

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為司徒亦曰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若是者悉矣未
聞以司徒治財賦任土地者也古者重於教民凡所以維
持之甚詳而所以訓導之甚至然後民知有君臣知有父
子知有兄弟夫婦朋友相事相使相安相養相愛而無爭
悖之風趨仁而遠義尊君而親上熙熙然日入於泰和之
域而不自知者以有司徒之教存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
夫川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夫師氏保氏司諫司教

人等官無非古者教民之良法美意是故不當以司徒治
財賦今其為財賦之官者不過泉府司市質人廛人胥師
之屬耳蓋教民之為善者莫切於財利相交之際是必有
以禁其非而導之義者故司徒兼焉非以司徒治財賦也
後世惑於泉府司市之屬在司徒遂以司徒為財賦之任
又以其為地官也宜掌土地之事遂以司空之屬附益之
司徒之教職乃遂為不切不急之務而專於財賦土地之
為職斯民於是始無有導之於道德性命之理而易與為
非矣然則司徒之職其可以不講其所掌之本務乎

宗伯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必脩禮明樂以道導之其條章節目

器用度數莫不有法故設官以掌其事舜之命官典禮與樂各惟其人至周官定制以六官為之長而率其屬於是不能盡該而別分者遂兼命焉宗伯掌禮而司樂實隸之夫樂之兼隸固也而鼓人舞師今繫之司徒何邪豈以司徒之教民必以禮樂故耶今司樂樂師大胥大師之屬何為而不屬之以周之設官固不專屬自有互相為用者不必泥其制然若是則周之設官其序固無統紀其官固無定屬亦何取乎分職之義歟夫鍾師磬師笙師鐃師之與鼓人無異也韎師箛師之與舞師無異也何鼓人舞師獨宜於司徒而他莫屬焉無乃二者之屬於司徒者傳言之驗歟不特此也司儀之於司寇何所附麗大行人小行人皆所以掌賓客之禮與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皆非於刑罰盜賊之事有相關焉者而今皆為司寇之屬是則有不必辨而可知其非可者矣由漢以來惑於傳授未有嘗置疑於其間者是可嘆也於是槩見其尤而其詳則別言之于後

司馬

國有六職六司馬掌邦政統六師以佐王平邦國四時教民以軍旅坐作進退之事寓之于蒐田於是有九代之法以正諸侯之不正若環司右虎賁旅賁之屬以治軍旅趣馬圉師校人之屬以修馬政司兵司甲之屬以除戎器皆司馬主兵之類也而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形方氏

與夫川師遯師之屬胡為而在其列也說者以謂司馬掌
建邦國之九法是宜屬曰不然六官之職固有互相參掌
者而其大綱則一定而不易司馬之九法特蕪言九法之
六凡而事之所掌則各從其屬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
天下之地此邦土之任司空氏之職也後漢大司空上輿
地圖此其遺制尚有存者夫辨其國都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以周知其
利害蓋司空以是居民以是時其地利以是使中國夷蠻
各有安居和味異宜利用備器如王制言中國戎夷五方
之民之類也司馬胡為而職之若職方以土地之事而班
之於司馬則六官不必分職而司空不必設矣舜命禹以

司空使平水土其舉職任事無大於任土作貢之功今
貢一書蓋司空職事書也周之職方實所取法則職方之
為司空屬復何疑者書出於亡逆漢儒傳授而信遂安其
習以至於今司空之篇闕焉然則非司空之篇亡人實亡
之也嗚呼亦知夫職方之不當屬司馬也而後司空之篇
可得而復矣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者曰如今司空輿地
圖吁蓋亦反而思之

司寇

六官之各有其職質之於書稽之於王制考之於冢宰小
宰六典六屬六職之目井然而不紊今周禮所存六官往
往多雜治而不專一豈聖人設官固若是其無統歟愚請

以大司寇小司寇之職驗雜治者之非聖經之舊也今觀
大司寇之一篇自掌邦之三典而下凡十有三章無非刑
獄之條未嘗有一語雜及它職事者小司寇亦然然則聖
人設官固專一不雜如此若司徒之治財賦任土事司馬
之兼職方非聖經之舊也至於司儀行人之非不待辨而
白矣

司空

司空之篇爲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
爲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事
爲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曰漸謠誤併與其官廢蓋嘗紬繹
是書伏而讀之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

顛錯雜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然庶幾西周之盛可
尋而六官之掌各得其所復及其舊而摘其謠使萬世無遺
逸而不可考者一旦稍復其故則亦於聖經萬一有補焉
司空古官也舜以水土命禹而共工則咨岳然則司空之
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焉周官之書曰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大宰之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
民小宰之六職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禮經王制則尤詳焉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
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
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異俗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
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此皆著見於經粲然可據者
也後人徒以司徒之爲地官土地之事地官之類也故司
空之屬皆汨乎其中蓋自大司徒之職已皆譌誤大半皆
司空事也嗚呼以司徒地官而宜任土地之事則天官所
掌亦皆天象星辰之職如羲和之類矣然則司空之篇其
不亡矣夫

五官之屬不宜有羨

周建官三百六十未聞有溢負也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
邦治皆曰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則六十
之外皆羨矣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五官

之羨者四十有二而其六十頁之中又未必盡其官屬乃
司空之屬俱亡今取其羨與其不宜屬者而考之蓋司空
之篇可得而考焉今天官之羨者九地官之羨者十有六
春官之羨者九夏官之羨者九秋官之羨者五從其羨而
求之冬官皆不亡矣考之於事而可證驗之於數而可數
學者習其句讀而未之思焉不然則五官之羨也何說

司空役民

古之王者重於使民必有官以專其事蓋重之也而力役
今皆隸于司徒如地職地守地貢地征之類是也凡此者
皆譌誤何以言之王制言司空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
者之食又曰無曠土無游民此力役地征與夫任民者之

職也然則經何以言之曰質之經而可知也鄉師之職曰夫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由是觀之則司空之掌役事有明證矣又司寇之職亦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則司空之役民非臆說也復稽之以王制則是益無可疑者而今習焉以司徒掌土地之事凡地職地守地征地貢皆遂以其為司徒職也傍考之經愚得以吾為據依焉然則凡力役地征一皆歸之於司空然後可以復以經之舊

九職

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二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飾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䟽材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雖載在天官其實則司空事也任者事也所以任其力也曰農曰圃曰虞曰藪曰工曰商曰嬪曰臣妾曰間民九者民之各有其職者也王制所謂使民興事任力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樂事勸功者此皆其凡也天官無所不當問故兼治之惟司空實掌之惟其掌之也然後各得其所而無失職之民則農之生九穀圃之毓草木虞之作山澤之材藪之養蕃鳥獸工之飾化八材商之阜通貨賄嬪婦之化治絲枲與夫臣妾之䟽材間民之執事皆具於司空之職後人以考

工附之者其源流蓋起於是是則百工者特司空九職之一而以該冬官之所掌可見其非是矣後之欲考司空之職者當以天官九職為據

世婦

天官春官皆有世婦或曰職異嫌同名曰不然考其所掌則在天官者曰帥女宮而濯漑為盥盛及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在春官者則曰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則其所掌皆女宮祭祀之事也同所掌而同所名一在天官一在春官將何以為別也若行人而別之以大小若司馬而異之以都家如此類者是則有別矣今世婦同所掌而無異事同其名而無異別蓋有以知其重複之為譌也何

也在天官其略在春官者則詳在天官者曰掌祭祀之儀之事帥女宮而濯漑為盥盛然賓客之掌則闕焉至春官之世婦乃曰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蓋與前文相應傳者譌離而為二耳取而比之若合符節嗚呼知世婦複出之為譌也而後足以知六官之屬其顛倒誤亂者多良可信也

環人

兩環人亦離而二之者也司馬之環人掌致師司寇之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二者異職今以為離而二之何也曰三百六十官不宜有重名而後出者環之字同也釋於司馬者曰環猶郤也釋於司寇者曰環猶圍也環一也

而在彼者彼義在此者此義何所據而云也在司馬者有師旅之事則附之以卻之名在司寇者有令環之之語則因之以圍之說皆惑也按卷人九曰巫環巫筮音也以筮環知吉凶也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環居九筮之一蓋筮之名也故曰辨九筮之名釋九筮者曰筮環筮致師也此蓋本於司馬之環人而言不然也環自筮名之一耳故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今人釋孟子者未有得其說者也則曰圍而攻之夫圍而攻之遽曰得天時絕無意義孟子此章不可得通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環而攻之者筮而行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故環人掌攻

師致師者賈勇而致敵非得吉卜不可也曰察軍憲環四方之故釋者曰卻其以事謀來使代者若如詩釋爾巡邦國搏謀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皆筮而知其吉凶以決疑然後行也至於司寇之環人曰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九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古者邦國之賓客在國蓋有叵測者楚人之衷甲荀息之假道若此之類誠非小故也使不有以占其吉凶而為之備則非古人備具不虞之意故聚橐令環皆以警備之也然則其於司馬之環人之職非有異矣且司馬之環人曰察軍憲曰搏謀賊此其施之軍與之曰而聚橐令環以警賓客之在國則其無事而不忘備也

或曰古之聖人其設官分職而屑屑於卜筮以信其吉凶非聖人之事也曰不然洪範九疇次七曰明用稽疑立之入而命之卜筮凡卜筮必其龜從筮從而卿士庶民次之至于龜筮共違于人則靜吉而作凶孰謂聖人而不屑於卜筮耶軍旅賓客之事其可忽諸故以兩環人之職合而觀之蓋一事耳司馬之環人至降園邑而止蓋未成章也以司寇之環人足之章始成况釋環以二義前曰卻後曰園勉強而不可通以環為卻曰卻四方之故可乎以環為園曰賓客有任器則令園之可乎賓客未有它故而遽園之亦非所以待賓客之禮矣故兩環人當合而為一官然後可嗚呼欲正周官之譌者當以是觀之

天官之屬

大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饗	外饗	亨人	甸師	獸人	甸人	鱓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王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臣	閹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桌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履人	夏采

凡六十有二

獸人 獻人 驚人 獸醫

右冬官之屬也後人因膳夫庖人之屬遂置之天官非也
天官掌供王之膳羞固也而獸人獻人驚人則非所掌至
於獸人附列於醫師此尤不可者按月令季春之月命司
空曰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用是以知
此四官屬司空無疑也蓋九職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
曰藪牧養蕃鳥獸乃司空之職則獸人獸醫獻人驚人不
為天官屬亦明矣月令雖非必聖人之書或出於秦亦去
古未遠有古之遺事焉

司裘 染人 追師 履人

典裘 典絲 典枲

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百正凡此四者工人之官所以供
王之服御而掌皮典絲典枲則備工之用而典治絲枲飭
化八材屬之司空曰宜

官凡十一宜在司空今存者六十有三三為羨去十
有二焉於是闕其八矣八者雜之春官見于後

地官之屬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廩人	胥師	賈師	司蹇	司稽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鄭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什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塗	掌炭	掌茶	掌蠶	圉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饎人

九七十九

今編

鼓人 舞師

右春官之屬也論見前編

封人	載師	問師	縣師	均人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小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塗
圉人	場人					

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凡邦之土事與夫地利之宜實職之王制言執度度地量地制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皆其義也封人之封國造邑載師之任地定征問師之任民縣師之制域均人之均力政遂人之逐田野治溝洫遂師之徵財征作役事遂大夫之脩稼政蜀地治土均之平地政均地守均地事均地貢草人掌土

化之法稍人掌水利之事土訓之道地圖以掌地事是皆
度地制邑居民而時其地利者以類推之是當屬之司空
而大翹之教民於此宜無預焉以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
之掌山澤小人角人羽人之蓄山澤之材園人之牧獸場
人之植菓蒹掌葛掌染草之時地利其稽之於書考之於
禮經質之於六典六職證之於十有七官之美則取而隸
之司空是則有據而非臆說以求為異論者也夫司徒以
地名官後之人不復夷攷其義姑以其名近而取類焉故
司空水土之官雜之為多今區而別之可以槩見矣

春官之屬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饗人 鬯人 鷄人 司尊彝

司凡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祿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夫	職喪	奇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朦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鐃師	誅師	旌人
籥師	鞀	鞀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龜人	董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中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凡七十

今編

天府 世婦 內宗 外宗 大史 小史 內史

外史 御史

右天官之屬也天府掌祖宗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其與諸府皆宜在天官况於藏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以詔王察群吏之治此皆冢宰之事非宗伯所宜職者故天官宜在天官若世婦為重出則既論矣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盖婦官也當與世婦及女御女祝之屬天官與宮正宮伯皆類也不當在宗伯至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皆大宰之職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宜以類從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邦

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皆與大宰所掌相關非宗伯所得兼也太宰之官六十有三其羨者三宜去者八若世婦則復出合之則一矣今宗伯之不當屬者九世婦之外則八焉以之足天官之屬學者較彼此而考之當自諭矣

典瑞 典同 巾車 司常 冢人 墓大夫

右司空之屬也何以言之百工之官隸司空者也若典瑞與同巾車與夫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其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其隸司空為宜典瑞者大既與考工玉人之事相若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裸圭有瓚又曰璧羨以起度皆玉之制也工在其間矣典同者掌六律六

同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
數度以十二聲爲度量此制樂器之工也巾車掌公車之
政令如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會總安
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夫曰錫面曰
勒面曰彫面曰貝面曰朱曰績曰鷩曰組皆所以飾之者
也即造車之制備矣至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
待國事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虎
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旛析羽爲旌是九旗之
制備矣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家各象其號蓋使之如其制以爲此旗云爾是豈非工人
之事而隸于司空者耶成周建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

一工人專一官明矣凡其器物須工爲之而官掌之即
工之事任其間矣如典瑞典同之類是也必以一工爲一
官如今考工所載則司空者乃一大匠梓人之類耳何以
爲司空若夫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類皆得命
而充職者將不勝其繁亦非聖人設官之意而周之冗食
者多矣後世傳習之謬謂司空之官主百工而百工與居
六職之一周官之在者乏工人之事也故斷以謂司空之
篇俱亡亦不復加考正於其中嗟夫此司空之篇所以亡
而由漢以來莫之察者夫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歟至於
冢人墓大夫則宜以上事屬者也列之禮官濫矣

夏官之屬

大司馬	少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燿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囊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視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大僕	小僕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盾	司弓矢	繕人	橐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small>圃師</small>	職方氏
考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邊師	匡人	擇人	都司馬	家司馬		

凡六十九

今編

弁師 司弓矢 橐人

右司空之屬各以其工者也弁師不當在司馬已無可疑者蓋為冕弁以供王之服用者也司弓矢乃考工弓人為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橐人掌獻素獻成宜以工屬司空愈益明白謂其為兵而隸於司馬傳譌者也

職方氏 考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邊師

右司空之屬也職方宜屬司空既於司馬篇論之矣土方氏形方氏宜以類從山師川師邊師皆是也山虞澤虞林衡即其僚耳故不多論

秋官之屬

大司寇	少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大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霽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亢氏	翬氏	柞氏
雍氏	碧蕪氏	翦氏	赤友氏	蠃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少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容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贖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九六十六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掌客

掌訝 掌交 環人 前有論

右春官之屬也孔子曰行人子羽脩飾之左氏曰行人子羽行人蓋言語之官所以掌大賓之禮大客之事其為禮儀之官明矣而與其徒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等俱列之司寇何義禮儀一事也豈以司儀名官不在禮職而在刑屬斷可識矣是當歸之宗伯何疑之有

大司空小司空雜出於別官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大司徒掌邦教者也掌邦教然後能佐王以安擾邦國
擾者教而馴之如擾龍之義也教然後安擾豈土地之
圖人民之數遂能安擾之耶六典曰二曰教典以安邦
國以教百官以擾萬民所謂教者如保息六養萬民本
俗六安萬民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相賓之類
是也何取於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曰掌建邦國之土地
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此大司空掌邦土以掌凡邦之役
事之事也蓋錯亂司空之篇於其首其非司徒之職事
明矣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
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

畿疆而辨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土地之圖釋之曰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此惑於傳譌
而不知思焉者也抑不思當時司空所以爲職者既如
此而司空掌土地之圖何義於此而詳考焉則司空之
篇不待於列千金以求之亦自明矣
亡漢興以千金求之不得若以此論則傳授之誤似不
必責鄭司農貴通博學猶不能思索於此漢儒信於師
傳之故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事孟子去
古未遠已不敢信周禮經秦火之後復出於諸儒之口
傳其當孰復詳考不宜盡信也決矣司空以水土之官

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畿疆而溝封此
其為職截然可見屬之司徒無可附麗學者當勉思而
明辨也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
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
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
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
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
物其民豐肉而痺

土會之法正司空度地以居民者也王制曰凡居民材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此
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制其畿疆之節
目也非司徒之任矣今雜之司徒也下章乃曰因此五
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觀十二教之施不繫於
五物其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五物者非民之常乃物
生之異耳故知此一句羨文也後人以上下文不相關
故強足之至於十有二教自司徒之職文失序也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
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土宜之法所以相民宅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

教稼穡樹藝此與九職之事相屬曰相民宅乃居民山
川沮澤者也曰蕃鳥獸曰毓草木曰任土事曰教稼穡
樹藝乃居四民時地利者也時地利者司空之職故教
稼穡樹藝等事皆以類屬若司徒之教民乃敷五典備
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云爾何以稼穡土事爲也土宜之
法是當屬之大司空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
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土均之法制地征作民職令地貢歛財賦齊天下之政
皆司空使民興事任力者也力役之屬司空已有
職實司空之事亦詳言之矣則地征之制民職之作

與令貢而歛財司徒掌之則爲侵官矣故土會土宜土
均土圭皆土事非掌邦土者誰宜與於此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
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
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
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

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匠人建國匠人營國載之考工雖成周之舊亦其遺制也置槩為規皆以測景正朝夕其與土圭之法相表裏矣而土圭之法乃在司徒之職於建邦造都非類也與大宰命官之意戾矣是不惟戾於有虞氏之官制也與大宰之六典小宰之六職皆相扞格豈以成周設官俱無持操如此耶司空執度地量地制邑於王制可以知其職匠人建國匠人營國於考工可以溯其舊也若以司徒考之此皆強附而曲取於經於傳誠無以為據依也大槩司徒以地名官而司空之名則習以為百工之官

而九曰土地之事於是悉歸地官焉故其屬與其職雜司空之篇而司空之篇既出於誦說之譌附於彼則闕於此至盡亡其官與其屬今取大司徒之不應職者歸之司空而司空之屬豈不昭然如故物之復其主耶故曰司空之篇未嘗亡也釋造都鄙制地域者曰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民居必參相得援引是已惜乎習矣而不察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力役之任屬在司空無疑矣則夫地職地守地貢皆力役之所當均焉者也故取而歸之司空嗚呼如知禹之所以為司空之義則地職地守地貢可以槩見矣

大司馬之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是職方之九服也其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者羨文也後人以其麗司馬不得不以施邦國之為言也職

之職蓋見其也故曰職方千里曰國畿知職方之宜在司空則此章

不在司馬矣

又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賦役一體也役事之屬司空既經見則今地賦非他官事矣按此章與小司徒均土地章同其制數亦小司空之事也一事再見一出於司馬一出於司徒蓋不其然今併於小司空之職論之

小司徒之職曰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司空以是役民故因卒五之法以用之故曰以起軍法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賦起於役以定之故曰
又白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
餘子

皆役法也其大槩見於大司馬既取而歸之下大司空
矣今小司空之事復雜乎小司徒其因土地之上
均其任人之數且曰凡起役毋過家一人又曰凡

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夫鄉師之職既曰以教司空
之辟以逆役事矣司寇又曰役諸司空由是觀之則此
章其屬之司徒屬之司空學者當知所適從矣

又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井邑丘甸之制蓋所以任地事令貢賦也成周因井田
以均地然後賦平而役均而井田則本諸鄉遂古匠人
為溝洫亦始於九夫為井蓋一事也今屬之小司徒非
其職矣量地制邑此蓋其制執度度地此蓋其用井邑
既正則任地事令貢賦可得而理矣

又曰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此與上文相屬

又曰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凡此皆邦之土事故盡當屬司空今載之小司徒者小
司空之譌也區分而別之其有條矣雖不得其全然其
大畧可見亦足以見古者設官之意夫書得於煨燼之
餘獨五官具而司空篇無一官存者固已無是理又况
五官之屬各有美者是何故也由其亡與美參稽之又
詳考其義證之於經庶乎聖經之舊可得而復見矣

右司空官屬得於天官者十有一得於地官者二十
有三得於春官者六得於夏官者九凡四十有九焉

大司空雜出於地官者其凡可舉矣五官之屬又自
有重複錯亂者略可槩見也雖然書亡既久傳信已
深此議創起亦可駭且怪矣管窺蠡測何所逃譏姑
記所見云爾若夫辨析釐正以為不刊之典使聖經
明於昭代則有俟夫當世之大儒君子

世